

金聖嘆批註

大字
足本
三國志演義

鴻春印
上文明印
海書書行
局局

第一才子書目錄

聖嘆外書

聲山別集

首卷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

序文

讀法

凡例

總目

古本三國志總目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 | | | | | | | | | | | | | | |
|------------------|------------------|------------------|------------------|------------------|------------------|------------------|------------------|------------------|-------------|-------------|-------------|-------------|-------------|
| 第
十
九
回 | 第
十
八
回 | 第
十
七
回 | 第
十
六
回 | 第
十
五
回 | 第
十
四
回 | 第
十
三
回 | 第
十
二
回 | 第
十
一
回 | 第
十
回 | 第
九
回 | 第
八
回 | 第
七
回 | 第
六
回 |
| 下邳城曹操鏖兵 | 賈文和料敵決勝 | 袁公路大起七軍 | 呂奉先射戟轅門 |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 李傕郭汜大交兵 | 陶恭祖三讓徐州 |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 勤王室馬騰舉義 |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 袁紹磐河戰公孫 | 焚金闕董卓行兇 |
| 白門樓呂布殞命 | 夏侯惇拔矢啖睛 | 曹孟德會合三將 | 曹孟德敗師渭水 |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 楊奉董承雙救駕 | 曹孟德大破呂布 |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 報父讎曹操興師 |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 孫堅跨江擊劉表 | 匿玉璽孫堅背約 |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曹操煮酒論英雄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禰正平裸衣罵賊
國賊行兇殺貴妃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袁本初損兵折將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斬蔡陽兄弟釋疑
小霸王怒斬于吉
戰官渡本初敗績
曹操倉亭破本初
奪冀州袁尙爭鋒
曹丕乘亂納甄氏
董國舅內閣受詔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吉太醫下毒遭刑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坐領江東
劫烏巢孟德燒糧
玄德荊州依劉表
決漳河許攸獻計
郭嘉遺計定遼東

- | | | |
|-------|----------|----------|
| 第三十四回 |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
| 第三十五回 | 玄德南漳逢隱淪 | 單福新野遇英主 |
| 第三十六回 | 玄德用計襲樊城 | 元直走馬薦諸葛 |
| 第三十七回 | 司馬徽再薦名士 | 劉玄德三顧草廬 |
| 第三十八回 | 定三分隆中決策 | 戰長江孫氏報讎 |
| 第三十九回 |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
| 第四十回 | 蔡夫人議獻荊州 | 諸葛亮火燒新野 |
| 第四十一回 | 劉玄德攜民渡江 | 趙子龍單騎救主 |
| 第四十二回 |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
| 第四十三回 | 諸葛亮舌戰羣儒 | 魯子敬力排衆議 |
| 第四十四回 | 孔明用智激周瑜 | 孫權決計破曹操 |
| 第四十五回 | 三江口曹操折兵 | 羣英會蔣幹中計 |
| 第四十六回 | 用奇謀孔明借箭 | 獻密計黃蓋受刑 |
| 第四十七回 | 闕澤密獻詐降書 | 龐統巧授連環計 |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七星壇諸葛祭風
諸葛亮智算華容
曹仁大戰東吳兵
諸葛亮巧辭魯肅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玄德智激孫夫人
曹操大宴銅雀臺
柴桑口臥龍弔喪
馬孟起興兵雪恨
許褚裸衣鬪馬超
張永年反難楊修
趙雲截江奪阿斗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智取桂陽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耒陽縣鳳雛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書間韓遂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孫權遺書退老瞞

-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諸葛亮痛哭龐統
孔明定計捉張任
馬超大戰葭萌關
關雲長單刀赴會
曹操平定漢中地
甘寧百騎劫魏營
卜周易管輅知機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諸葛亮智取漢中
玄德進位漢中王
龐令名擡轎決死戰
關雲長刮骨療毒

攻雒城黃魏爭功
張翼德義釋嚴顏
楊阜借兵破馬超
劉備自領益州牧
伏皇后爲國捐生
張遼威震逍遙津
左慈擲盃戲曹操
討漢賊五臣死節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曹阿瞞兵退斜谷
雲長攻拔襄陽郡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玉泉山關公顯聖
治風疾神醫身死
兄逼弟曹植賦詩
曹丕廢帝篡炎劉
急兄讎張飛遇害
孫權降魏受九錫
戰猱亭先主得讎人
陸遜營燒七百里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渡瀘水再縛番王
武鄉侯四番用計

關雲長敗走麥城
洛陽城曹操感神
傳遺命奸雄數終
姪陷叔劉封伏法
漢王正位續大統
雪弟恨先主興兵
先主征吳賞六軍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孔明巧布八陣圖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南蠻王五次遭擒

-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回
第一百二回
第一百三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祭瀘水漢相班師
趙子龍力斬五將
姜伯約歸降孔明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馬謖拒諫失街亭
孔明揮淚斬馬謖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追漢軍王雙受誅
諸葛亮大破魏兵
漢兵劫寨破曹真
出隴上諸葛裝神
司馬懿戰北原渭橋
上方谷司馬受困

燒籐甲七擒孟獲
伐中原武侯上表
諸葛亮智取三城
武侯侯罵死王朗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武侯彈琴退仲達
周魴斷髮賺曹休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襲陳倉武侯取勝
司馬懿入寇西蜀
武侯鬪陣辱仲達
奔劍閣張郃中計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五丈原諸葛禳星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第一百九回
第一百十回
第一百十一回
第一百十二回
第一百十三回
第一百十四回
第一百十五回
第一百十六回
第一百十七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武侯預伏錦囊計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魏主政歸司馬氏
丁奉雪中奮短兵
困司馬漢將奇謀
文鴛單騎退雄兵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救壽春于詮死節
丁奉定計斬孫綝
曹髦驅車死南闕
詔班師後主信讒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魏主拆取丞露盤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姜維兵敗牛頭山
孫峻席間施密計
廢皆芳魏家果報
姜維背水做大敵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取長城伯約鏖兵
姜維鬪陣破鄧艾
姜維棄糧勝魏兵
託屯田姜維避禍
武侯顯聖定軍山
諸葛瞻戰死綿竹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一百二十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入西川二士爭功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第一才子書卷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壽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取川者立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心。此立德之所不欲爲也。龐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則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傳爲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雲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爲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爲之後焉。嘗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請已。

孫夫人在荊。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攜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是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爲。

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爲○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

荀○彧○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勸○操○取○兗○州○則○比○之○於○高○光○繼○之○勸○操○戰○官○渡○則○比○之○於○楚○漢○凡○其○設○策○定○計○無○非○助○操○僭○逆○之○謀○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誠○爲○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諫○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彧○之○失○在○從○操○之○初○而○欲○蓋○之○以○晚○節○毋○乃○爲○識○者○所○笑○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子○弟○能○承○父○兄○之○業○尤○難○當○曹○操○討○董○卓○之○時○與○孫○堅○並○列○權○特○操○之○後○輩○耳○操○之○言○曰○生子○當○如○孫○仲○謀○隱○然○以○前○輩○自○居○而○以○後○輩○目○權○也○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孫○權○此○老○奸○識○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

孫○權○之○擊○合○淝○宋○謙○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於○濡○須○而○獨○能○屢○勝○何○也○蓋○東○吳○之○兵○長○於○自○守○而○短○於○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濡○須○則○自○守○之○兵○也○以○攻○取○則○一○城○不○能○拔○以○自○守○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其○亦○長○短○之○勢○有○異○乎○

前○卷○與○後○卷○皆○敘○立○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川○更○敘○荆○州○放○下○荆○州○更○敘○孫○權○復○因○孫○權○夾○敘○曹○操○蓋○阿○斗○爲○西○川○四○十○餘○年○之○帝○則○取○西○川○爲○劉○氏○大○關○目○奪○阿○

斗亦劉氏大關目也。至於遷秣陵，應王氣爲孫氏僭號之由，稱魏公加九錫爲曹氏僭號之本，而曹操夢日孫權致書互相畏忌，此鼎足三分之一大關目也。以此三大關目爲此書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與荊州分作兩邊寫，曹操與孫權合在一處寫敘事，用筆之精直與腐史不相上下。

却說龐統法正兩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如范增之遺項莊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爲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如項伯之對項莊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瑣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鴻門宴上舞劍只有二人，今却有無數項莊項伯，更是奇絕。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

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紛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

鴻門宴上止賜樊噲卮酒今却有無數樊噲更是奇絕

曰吾兄弟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二

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

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

勿爲此

龐統法正之謀太急不如玄德之緩急則不免於忍緩則不失爲仁

統嗟嘆而退却說劉璋歸寨劉瓚等曰主公今日

見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

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

從來帝王事業多是手下人成之

璋曰汝等無

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

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

劉璋令大將堅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

爲後文取涪關張本

璋初時不從後因衆人苦

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

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

玄德不欲進殺劉璋亦爲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後取西川此是玄德主意

早有細作報入東吳

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

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可失之

機會也。

此計但說得好聽須知荆州有孔明關張趙雲守之未易得下也。

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

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我女之命耶。

劉表屏風後之一人是玄德雅星孫權屏風後之一人是玄德救星。

衆驚視之乃吳國

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

玄德今又為孫夫人不欲取荆州。

因此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是不足乃顧小利

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

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

孫權此時還當埋怨周郎。

正沉吟間

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

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荆州下一封密書於郡主只說國太病

危欲見親女。

若國太聽得咒他又當着惱。

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

時玄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

前日折了一個夫人今日却又贏了一個公子。

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

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

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程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為客商

分作五船。

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客商今却於此處先有一引子。

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

取荆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荆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

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不是太太要歸神，却是哥哥會搗鬼。周善拜訴曰：國太好

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

一面。阿斗不是孫夫人養的，既非國太親，外孫如何要見？只此便可知其掛號。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

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

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備下船，隻只今

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子阿斗

載在車中。昔日長坂坡前，虧了一個死夫人保來，今日荊州城內，幾被一個活夫人取去。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

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

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來得突兀，阿斗會

做趙雲懷中之物，今日此，去如取諸其懷而奪之矣。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

風船沿江趕來。前吳將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前是以旱追，今是以水追，前有六將，今只一人。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

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令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順

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

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

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漁船只取得魚今却借他取一小龍可謂小材大用周善

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

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鋼劍在手分開槍搦望吳船湧身一跳早

登大船此一躍之功抵得長坂數十戰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若非昔日在人懷中

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

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

肉極似孌夫人對子龍語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

道理由得他說得嘴響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

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了奉面孔雲曰

若不留下小主人縱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掙于龍前番救阿斗是

殺着男將今番奪阿斗却撞着女兵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何等爽快欲要傍岸又無幫

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

阿斗前做了男婚嫁今却做了雄乳娘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

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排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不獨子龍着急，讀者至此亦替子龍着急。只見當船頭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先聞其聲。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急來油江峽口，正撞著吳船。急忙截住。後見其人。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一顯人頭權當叔叔饒行之禮。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快人快語。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來，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前日夫婦歸，意不在嬌而在夫。今日母子歸，意不在母而在子。吳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

孫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東吳許多將佐，追不得劉備轉去。今只張趙二人却奪得阿斗轉來。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雄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前寫張趙今驚孔明若孔見阿斗已奪

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

吳。具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

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此處只敘孫權取荊州之謀便

病緣故此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曹操起兵不向曹操一邊敘來却

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

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

速遷於此。以為萬世之業。為後文稱孫權覽書大哭。謂眾官曰。張子綱勸吾遷居

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石頭城自此而始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

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跌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

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後能戰

呂蒙可謂善計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

併工。刻期告竣。以下按過孫權接敘曹操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

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

一車馬。大輅戎輅各一大輅金車也。戎輅車兵也。玄牡二駟黃馬八匹。二衣服。寬冕之服赤烏副馬。寬冕王者之服赤烏朱履也。三樂縣。樂縣王者之樂也。四朱戶。居以朱戶。五

納陛。納陛以登陸階也。六虎賁。虎賁三百人守門之軍也。七鈇鉞。鈇鉞各一鈇卽斧也。鈇斧屬。八弓矢。形弓一形矢百形赤色也。旅弓十旅矢千旅黑色也。九秬鬯圭

瓚。秬鬯一亩圭瓚副焉。秬黑黍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於陰也。中饋也。圭瓚宗廟祭器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荀彧向為曹操腹心，今日忽然作此等語，是教曹操以淡也。董昭淡而不淡，荀彧不淡而假淡，可發一笑。

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

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眾望，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加九錫。

操願書墓道曰：曹操之墓，今則與此言大不相同。

彧嘆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

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

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曹操有九錫，荀彧只有一錫。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

物。荀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漢文帝賜食於周亞夫而不設箸，是猶有食也。今操以空盒賜荀彧，或是并食亦無有矣。明是使荀彧絕食之意，或安得不死乎。

有詩嘆曰：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歿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
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
數。不知兵聚何處。方見藏兵在場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
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
船上青羅傘下。坐著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察降操而操薄之。孫權拒操而操嘉之。奸雄賞鑑亦自不凡。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
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
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
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
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
操軍一敗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
夜三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赤壁之火於此再見却被吳兵劫
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軍再敗操心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

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不應便程

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

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日而有三正應鼎足之象忽見江心那

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

夢。正征戰時忽然却敘一夢一部三國皆當作如是觀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至

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

乃孫權也。孫權之母夢日而生。繼曹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三十八回中事於此照應出來。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

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

爲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

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室。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孫權題目亦自正大操大怒

叱諸將上山提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

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

趕上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操軍三敗吳兵齊奏凱歌。回

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正與韓陵王氣相應

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

場。互相勝負。省却無數筆墨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

困苦異常。赤壁連環之舟水中。如在岸上。濡須雨後之兵岸上。如在水中。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

收兵。或云。目今春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

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

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退。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

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以權爲英雄。權亦以操爲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操畏權。權亦畏操。若云不。便是欺人之語。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

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赤壁以遇火而退。濡須以遇水而歸。前後遙遙相對。孫權亦收軍回秣

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尙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

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毀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既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又欲麾之去，則首鼠兩端而釁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玄德初以徐州爲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荊州爲家，而操失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眞爲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荊，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懲於荊州之遲而滋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城。三曰回荊州。夫回荊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爲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爲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爲下計。立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爲上歟。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慨於兄弟之間也。一則賣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懼禍及己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况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爲之三嘆。立德其不用壯而善於用老者乎。急於取川者壯圖之謀也。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黃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圖則凶。爲將之道固然。將將者用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爲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鬥之時。忽有一紫虛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巖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虛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爲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立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立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瓚之謁紫虛冷。

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黃忠之救魏延。玄德之入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義。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兀可謂敘事妙品。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使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

馬超是不救之救，今者孫權欲圖劉備而致書於璋，實是不圖之圖。

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

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求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

又以東吳求劉備爲說，大家借題互相欺誑，正是一對空頭。

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

此處不即說明

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

孫權之書以劉備結東吳爲名，玄德之書

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於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

一以備爲火一以備爲虎誰知火已熾不可滅虎已入不可出乎

衆視其人，乃零陵丞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

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

使報玄德。是授之以隙矣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

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

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正欲爭論得此一書便好翻轉面皮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

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

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

成都，此爲上計。若比席間殺劉璋則此又其中計矣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

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

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此中計，鳳雛已為下計矣。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

此為下計。

若糜鹿萌而端此玄德所必不願也。龐統特以此句激之，欲其行上二計耳。

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

又逼一句，然確是實話。

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

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眾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

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

肅圖藏得甚緊，手書何故不密。肅開視之，書略曰：肅肅開視之，書略曰：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為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且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

一向在

中夢

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嘆曰：

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未觀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報告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

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若依龐統上計則各關未必費力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

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

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龐統正欲於送行時殺二將。二將亦欲於送行時刺

玄德彼此正是同心。但二將知己不知彼耳。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

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

欣然而來。可隄防之。此句是主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此句是賓正說間。忽

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不必風旗皆變。龐統已知之矣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

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

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黃忠。但

有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為下文賺關之用二將得令而去。

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准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諾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玄德不肯自飲。教他先飲。是玄德謹慎防處。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閒

人退避。隨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

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亦將舞劍以助一笑乎。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曰。二人本

意欲害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善賈人心。玄德曰。楊懷高

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爾等無罪。不必驚疑。衆各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欲走脫一人。正爲此耳。衆皆應允。是夜二

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卽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只殺得兩人。甚不費力。蜀軍皆

降玄德各加重賞。隨卽分兵前後把守。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

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夫免露出真情。玄德在劉表席間醉後失言於此復見。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

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以劉

璋亦齷之非其倫確是醉話。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醉意亦有。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

睡至半夜，酒方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

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

之言，惟我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一語冰釋。龐統亦妙。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

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水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始信

言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

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瓚、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

守雒城，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瓚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

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正斬殺時

外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敵拒，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夫語。瓚曰：不然。聖人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既一心為主，又何趨避之有。於是四人引

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浦水清。上彷彿。問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瓚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瓚。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雛鳳墜地。為落鳳坡伏筆。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

劉瓚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四人無一生還。亦先伏下一筆。又請問時。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著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瓚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叟也。聽之何益。張任不降之意。於此已決。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把守各處隘口。劉瓚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著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紮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瓚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玄德以二將當先。瓚亦以二將當先。劉瓚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軍二萬離城六十

里紮下兩個大寨。玄德聚眾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寫黃忠不異 廉頗馬援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

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嬰傑哉 是翁忽帳下

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

黃忠曰：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

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魏延

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我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

黃忠則黃忠之成功愈速 此處黃忠欲與魏延比試後文關公亦欲與馬超比試前後相映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

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刀不老 人雖老實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

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

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

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贏者便為壯 輸者便為老於是分定黃忠打

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上相爭，

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預知魏延必爭黃忠之功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

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衆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斬殺時敵不得箇寫魏延貪功亦甚壯勇軍士得令。都飽食一頓。馬摘鈴。人啣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

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彼後我先宜有忽左魏延好勝視今之推諉退避者何齊天淵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

少歇。排立金鼓旗旛。槍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已有准備了。如此早去又有准備可謂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一聲礮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

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

漢軍大敗。正爲爭功失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喊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

延掀將下來。讀者至此必謂魏延死矣鄧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延。槍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

擡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

黃忠在此先聞其弓後見其人寫得聲勢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

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魏延在長沙城上救了黃忠此日正堪相報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

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

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

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寫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

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補敘冷苞兩頭無路

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齊舉把冷苞活捉

了寫得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

等個正著補敘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

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善買又謂眾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

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放回之人又將為未取之地布其先聲耳黃忠安下寨

脚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

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

首伏罪。

善於調停

玄德重賞黃忠。黃忠果自不老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

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

肯放我回去，當卽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

城。總是收川將之心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

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

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今人有諺言：涪體面事者往往類此劉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

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

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

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一二人爲副將。三人後皆爲劉備所用點二萬軍

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著，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

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

乞五千軍，各帶鋤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渰死。劉備之兵也。熱人用火冷人用水一寒吳懿

從其計，卽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准備決水

器械，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

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張魯興兵不從張魯一邊敘來却從玄德一邊聽得此省筆之法玄德

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

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

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

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卽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玄德此時腹背受敵亦大危事却只使兩人去當後路令人愈

欲觀其後也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

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髮短而身甚長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

人不答逕登堂仰臥牀上來得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

說知天下大事作怪令人測摸不出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

飲食甚多食罷又睡作怪一發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

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奇陸階視

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

只爲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前文之決水者二。曹操之決泗水以滄下邳。決漳河以滄冀州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滄七軍是也。獨此卷於涪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此之一。虛有此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於龐統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統若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荆州。縱使撫川之事。託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凡荆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呂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由於龐統之死耳。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卽爲關公哭也。可卽爲荆州哭也。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爲之告變矣。夢爲之告變矣。馬又爲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己。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哉。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

曹操也。其告關公。卽以此耳。况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遂離孫。既與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書於備。以求援。而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

嚴將軍頭本未嘗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爲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爲嚴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竟似嚴將軍。眞曾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

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爲張飛。扮作眞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眞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爲假。固奇。前之以眞爲假。尤奇。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
羨。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鉗為徒隸。因此短髮。統乃
以賓禮待之。問羨從何而來。羨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
說。」妙在不即說明故
作此驚人之語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羨曰：「將軍有多少軍

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羨曰：「為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
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冷苞之計
早於猶破玄德大悟。彭

羨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借決水一事。照下落鳳坡事
○方纔說地理。便又說天文

玄德即拜彭羨為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不消
移鑿

妙甚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却說冷苞。見當

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

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

間。撞著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冷苞第二
次被擒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

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

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款待彭羨。

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
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彭蒙之言早與孔明相合

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

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此土元不及孔明處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太乙

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亦算得着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臨

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只因自己心熱却割在姓冷的身上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

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

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照應畫圖

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路

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山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

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俱作畫中人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

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

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佳。

玄德以伏龍鳳雛為左右手，士元乃其右手也。

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

夢是夢，書是書，不似今人但看書。

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

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

前只肚裏尋思，今却口中說出。

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

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揪將

下來。

又是一個預兆。

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

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

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

說出死字，又是一個預兆。

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

又是一個預兆。

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眾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為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

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

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

的盧救了玄德自馬送了士元前後遙遙相對

張任大喜傳令教如

此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

葉茂盛百忙中又夾此開筆正合七夕

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

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

孔明之始臥龍崗為

落鳳坡為士元之將前後遙遙相對

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

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

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又與紫虛上人語相應○荊州之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西川之謠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應君後之龍應在臣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川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

弩射來。魏延心慌。

魏延不死者天幸也而士元獨不得邀天幸惜哉

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

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

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

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

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

前是魏延兩擒冷苞，此是黃忠兩救魏延，一卷之中，又是相對。

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

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

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

鳳既死，龍

亦受困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

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

殺退張任，遠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

白馬既亡，別馬無用。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

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

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

接與之歌是悲生，鳳之哭是悲死。

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

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

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謹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

爲後文關公守荊州伏筆

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衆官慌問其故。」

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只因天上一狗失却人問一風。○此句語

前文所未及

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

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臂矣。」與玄德之夢相應衆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

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

報關平到。衆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

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本爲洩鶴佳期却爲落鳳忌日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

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西川失了一鳳換了一龍雲長曰：「軍師去

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

已知其意了。

在下書人身上着眼

乃將玄德書信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托在吾身

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賞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

任。

玄德差關平之意在孔明口中說出妙

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又將首卷中事一提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

勉之。

荊州去了一龍止留一虎

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

孔明擊箸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鄭重之至寫得如畫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

方休。

與龐統說死字前後相對

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

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

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

未得四川而荊州之失已兆於此

吾有

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

權。

只重在東和孫權一句。八個字只四個字耳。若北拒曹操。公已知之矣。

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

官馬良。伊籍。向朗。麋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

州。

自六十回中。玄德入川之後。便與雲長不復相見。今自此卷中孔明入川之後。亦不得復與雲長相見。讀書至此。為之慨然。

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

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

一軍路

又撥一枝兵。教趙雲

為先鋒。泝江而上。會於城雒。水路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

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爲書記。

此處補敘蔣琰來歷殊不費筆

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

爲嚴顏伏筆

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

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

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

隱然又是一個黃忠

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

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

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

衛者也。

可謂老識

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

當。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准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

補筆

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

又將四十回中事

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

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

提一

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

以昔日張飛度之

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

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

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曰。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

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鼻耳。却放回寨。

寫嚴顏如此觸怒張飛。愈見下文義釋之奇。

軍人回見

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

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

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

戰。那嚴顏在山城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

與黃忠射關公。盔纒前後相對。

飛指而恨曰。吾拏住

你這個老匹夫。親自食你肉。

寫張飛如此忿怒。愈見下文義釋之奇。

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

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

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

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

一日。依舊空回。

至此已氣了三日。

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

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

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

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又氣了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

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搗戰張飛此時不減孔明之謀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

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

探聽已在張飛算中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

此時昔日張飛真面目却是今日張飛假腔調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

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莽人假莽粗人假粗

却正是極精極細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夜二更造飯趁三

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

傳了令便滿寨報告妙人妙計探細小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

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粗不能料其細能料其笨不能料其精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

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誰知反中了張飛之計即時傳令

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

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

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讀至此正不知張飛如何用計若如此定為嚴顏所算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

曉

偏說是看得分曉

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

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得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頤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忽然有刺張飛好生作怪讀者至此幾疑是西遊記身外身法矣四下裏鑼聲

大震衆將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一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縲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

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此處方纔敘明絕妙的用筆料道嚴顏擊鼓為

號張飛却教鳴金為號金嚮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

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

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漢硬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為何不降而

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

將軍二語傳為千古美談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

巖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噴作喜。下階喝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此處出人意。外不但巖顏所不料。讀者亦所不料也。巖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巖顏曰：

白髮居西蜀。

清名震大邦。

忠心如皎浩。

浩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

安能屈膝降。

巴州年老將。

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巖顏勇絕倫。惟憑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巖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爲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山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槍砍刀。張任之伏止一。

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爲獨奇。

玄德獲張任。正當爲龐統報讎。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哉。蓋欲資其才以爲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朱侑譖殺劉續。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定。不敢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甯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眞斷頭將軍矣。楊阜之爲韋康讎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爲賊。而不知操之爲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毋同乎。予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惡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爲國賊。則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

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爲戰將而不可爲大將。其殺韋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前旣惑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玄德。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敘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敘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敘之母異於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爲賊。敘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爲賊。此則其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尙論者於楊氏王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葭攻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尋原溯委。遂忽然夾敘隴西一段文字。却與五十九回之末遙遙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至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皆

喚出拜降。

只因一個斷頭將軍，引出無數降將軍。

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

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尙且投降，何況汝

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

省事亦省筆。○以下接過翼德一邊接敘玄德一邊。

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

期申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

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

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

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

此上既寫玄德，此又寫黃忠。

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

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

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

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

若孔明未來，便能攻破雒城，便不見孔明用計之妙。

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

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

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前射白馬將是射着假玄德。今出雒城門是來尋真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

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徑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

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讀至此為玄德一嚇。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

軍衝出。讀至此又為玄德一嚇。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每於接箭處故作驚人之筆。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

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張將軍來得突兀，來得湊巧，不如此不見義釋嚴顏之妙。正撞着張任，便就交

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

頭功。」由得他說。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險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

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不是義釋一人却是

諸部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

軍。吾弟安能到此。卽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爲己降者獎。又爲未降者勸。嚴顏拜謝。正待安

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

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黃、魏二將敗陣投東去了。不從黃魏一邊殺來。却在劉張一邊聽得。名筆之法。

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

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

延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

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嚴顏之後。又是兩個降將軍。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失

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一面差

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雒城求救於成都。便爲成都求救於漢中。張本。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

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

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

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

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

心進退不得

黃忠魏延捉張任不得張飛亦捉張任不得方見下文孔明之妙

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

員大將挺槍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

乃趙雲也

趙雲馳來亦來得突兀來得湊巧與上交張飛來法一樣筆墨

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

相見了

甚者

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同回寨中見

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

不向孔明一邊敘來却從張飛一邊看出用筆之妙

孔明驚問曰如何

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

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

又是一個降將軍

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

將劉瓚張任劉瓚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

又借吳懿口寫張任寫張任正是寫孔明

明日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

遂乘馬至橋邊遶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

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可以埋伏

金雁橋可為落鳳坡答禮

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單

戮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敗彼軍張任必投山東

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

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別處用計只是如此，如此而已。此處詳敘在前，又是一樣筆法。

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瓛守城，自與卓膺

爲前後二隊任爲前隊，膺爲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妙在不整不齊。

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擁

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天下惟沒

用的人，豈會說大話，不但「不整不齊」是誘敵，卽說大話亦是誘敵。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

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槍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

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

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過橋拆橋，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欲投北去，只見趙雲

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不到五六里，早到蘆葦叢

雜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槍亂戮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

只剝馬蹄。江邊蘆葦可爲坡邊林木答禮。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

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

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個降將軍○省筆之法一發都到大寨。德玄

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

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

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不肯詐降是硬漢，便說實話是直漢。玄德不

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張任倒是斷頭將軍。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張君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皎皎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頭祭龐統而反葬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不是爲死，正是爲生。

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

城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

翻劉瓚開門投降。又是一個降將軍，却斷他人之頭以來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

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瓚者，乃武陽人張翼也。敘明在後筆法又變。玄德得了雒城，重賞

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

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趙雲、巴西、德陽所

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先得外郡便先撫外郡處置得宜。張飛、趙雲領命各

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垂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已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

前張松致書於玄德，致不過來。今法正致書於劉璋，却公然致去。

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

亦似李左車教陳餘之計。劉璋雖聞亦有仁心，然從來有仁心，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劉璋雖聞亦有仁心，然從來有仁心，言者每每吃虧，每每失事爲之一嘆。

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視之，其略曰：

前蒙遣差結好荊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荊州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

劉璋既不

聽鄭度之策又不即從法正之言，猶豫不決，正是哀紹劉表一流人。

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把守綿竹。費觀保舉南陽人

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

讎安肯相救今有與所親為仇而至欲結其仇以攻親者也親既變仇而欲仇反變親不亦難乎為之一嘆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

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

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打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

歸降因劉璋求救於漢中本該接鏡張魯却放下張魯接入馬超蓋為馬超投張魯遣馬超之由也此等敘事如連山斷嶺筆法逼真龍門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

求救於夏侯淵韋康求救於夏侯淵與劉璋求救於張魯兩相映襯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

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

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拜投馬超韋康出降與後文劉璋出降兩相映襯超大

怒曰汝非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斬之不留一人馬超殺韋康而失州

郡之心與後文玄德不殺劉璋以收州郡之心正是相反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

復用楊阜為參軍馬超用楊阜與後文玄德用劉巴黃權又相類而相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為軍官此時一似真降者

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某妻便回馬超從之楊

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

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

楊阜思報其主當與許貢之客並併

敘母聞言

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

何故又動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雄，急

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弟，若肯興兵，二人必

爲內應。

方知所薦二人不是真薦

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

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

一個女丈夫可比斷頭將軍

敘乃與統

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

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想

吾子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

亦有謀及婦人而不失者趙昂是也

其妻厲聲曰

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

又一個女丈夫可比斷頭將軍。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

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

當以夫人爲主帥以趙昂爲偏將

馬超聞

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趙昂先送了令龐德馬岱盡

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與馬

潼關時正相映射○敘與阜以中表兄弟而相援備與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爲之一嘆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

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

趙昂殺來馬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刺斜裏大隊軍馬

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着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突如其來

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

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

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

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殺了車康一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人苦不繫疽耳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

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

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

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城門接入超從南門邊

殺起盡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辜所謂怒於室而作色於市也至姜敘宅拏出老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

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姜敘又送了兩個母親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尹趙又送了兩

家老幼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照應前文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

西而逃，行不到二十里，前面一軍排開，為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

槍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七人皆被馬

超殺死。楊阜又送了七個兄弟阜身中五槍，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

有龐德、馬岱六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

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

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操之忠臣却說馬超

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去了。此處方接入漢中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

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

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

張魯欲壻馬超而不果，與袁術欲壻呂布而不遂，前後遙遙相對。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為後文殺楊柏伏筆

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為後文楊松壻馬超伏筆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

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為唇齒，西

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與孫權援劉備而欲以荊州九郡爲謝一實一虛又相映射松大喜。卽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眞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爲讎。劉璋亦與張魯爲讎。黃權之求救於漢中。如魯肅之弔喪於江夏。所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立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間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間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能間之。乃張魯之自間之也。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於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讎。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

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爲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於葭萌亦爲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眞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也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眈眈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爲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於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羣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立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於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於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於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卽猛以濟寬之道立德以孔明爲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爲水而爲火矣曹操徙劉琮於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於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相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

以相反爲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爲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

却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口。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

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忘了董承義狀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

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卽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

行。留於漢中。爲後又歸曹操張本張魯令楊柏監軍。正是冤家撞着對頭人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

玄德軍馬在涪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谷并各處

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前既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玄德一邊聽得是兩邊雙殺筆法。有省處亦有不省處。變化不同。

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

毒。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謂知彼知己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

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玄德一邊聽得作兩段寫妙甚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

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

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陣中教鳴

金收軍。便有愛李嚴之意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

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我龐士元報讎矣。姓張的射死了却緊着姓李的還是張冠李戴李嚴忙下馬卸

甲投降。又是一個降將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

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

不疑李嚴便是待之甚厚處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

言。開門投降。又是一個降將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

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

關隘休矣。接前在緊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

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

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寫得張飛如書孔明佯作不聞。甚妙

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

為後文關公試慮伏一筆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照應四十二回中事豈愁馬超

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水六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照應當軍令。孔明曰：既你肯寫文書，便爲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八回中事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爲後子龍守綿竹伏筆魏延曰：某亦願往。添了一個副手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勝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爲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魏延與馬岱先作一個破題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翼德在此。抵得一張通名單帖。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

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中軍後軍分三次到。寫得次第亦寫得突兀。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

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

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馬提槍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

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在玄德眼中。極寫一馬超。玄德嘆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又在玄德口中補寫。

一馬超。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

張飛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西地錦惹動了急三鎗。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

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

見張飛軍到，把槍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

軍馬陸續出來。張飛挺槍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累世

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又被馬超一激。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槍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

勝負。一白一黑。殺得好。玄德觀之，嘆曰：真虎將也。連翼德都說在內。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

回。寫第一。次交鋒。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

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

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寫第二二將分開。各

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

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

矣。」飛曰：「可點火把安排夜戰。」好鬪與好飲一般。既下其晝又下其夜。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

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向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

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立誓可稱照兄弟。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

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

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取佯輸。張飛趕來，暗

掣銅鎚在手，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比戰許褚更自利害。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

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

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一鎚一箭，借作收科。不然將戰個不住矣。玄德自

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譎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

極會做人情。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

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

德相爭，必成禍端。今翼德已下關，超亦欲下關，此乃釁端也。請翼德上關，超必自退。

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綿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口中殺出奇筆之甚可用條小

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

東川張魯欲自立爲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

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於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

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爲漢寧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不可得兼舍地而取爵可也令其撤回馬

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賞金

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

張魯，陳言方便。全是金珠在那裏說話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楊松

曰：備大漢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金珠可以保得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

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未有好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張

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

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爲蜀王，與父報讎，不肯臣於

漢中。全是金珠說話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旣欲成功，

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

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出下三個雜題目馬超關節不到如何作文一面教張衛點

軍把守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

如何變得恁的金珠之爲物極是善變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

必懷異心不想金珠道等有用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

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

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

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

接前甚緊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

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照應前文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

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

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

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李恢來得湊巧恰好做了孔明替身孔

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

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入得孔明的耳方入得馬超的耳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

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蔣幹一是周瑜辯明不是說客李恢一見馬超妙在自說是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

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先以危言動之妙在即借他題目發揮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

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

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語當得金珠川一字一金一字一珠矣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

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李恢舌劍可以退帳下之劍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

叔約共討賊。照應三回中事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讎？父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方雲破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

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

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峻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款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張飛顯過本事却用趙雲顯本事與馬超看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軍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子龍以兩顆人頭爲安席之敬。馬超便欲以一座城池爲進見之禮。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好一個請來的救星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尙有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公。忠厚爲無用之別名。非忠厚之無用。忠厚而不精明。衆人聞之。皆墜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

之爲無用也。劉璋失豎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

西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

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載之前，小兒謠云：

若要喫新飯，須待先主來。此乃預兆。」為玄德稱帝伏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

怒，欲斬之。譙周慣說天文，後來勸後主出降，即此人也。稱巴欲殺之，亦不為過。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

璋大哭歸府。前不聽挂城之王累，今却哭踰城之許靖，亦遲矣。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

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

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

字子勅。秦宓後來以舌辨難吳，使於此處先露圭角。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

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齎印綬文

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淚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

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實話。然古來以此三字解說者多矣，如東耳之殺豫公，小白之殺子糾，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持是也。兄弟之變至於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

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陸堂坐定，郡

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

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漢高之封雍商叔，蒯通即此意也。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

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

不獨收二人之心
正欲收衆人之心

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

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

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一個做好一個做
惡定是商量停當玄德

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

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玄德遣劉璋於公安與曹操遣劉琮於青州正是一
樣算計但一則殺之於路一則善遣之去為不同耳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

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為前部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

為掌軍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營中司馬劉巴為左將軍黃權

為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義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

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

用先封新降之臣然後封舊
日之臣皆是玄德權變處諸葛亮為軍師關雲長為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

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

為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

及舊日荊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諸臣勞苦功高至此
方纔受封良是不易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

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既賞西川從征之將遂念荊州留守之臣蓋不有留
守則從征不能成功是西川之取雲長亦與有力也其餘

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既收士心軍民大悅。益州既

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

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不宜奪之為私賞也。諸何強買民田宅以自汗為遷猜忌之

主故然今子龍遇玄德不嫌市恩於民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

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

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高祖約法是刑今劉璋

開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

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

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孔明治蜀是刑亂國用重典法正拜服。自此

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

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句之包者無數事情者筆之甚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

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為之輔翼。遂翻然翔翔

不可復制。今奈何禁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職劉璋而用猛甚猛以濟寬法

正聞之。亦自歛戢。法行而知恩。恩行而亦知法矣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叙。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

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事。不必有此言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

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孔明已會其意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

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

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鯨布彭

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公今受任

荊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希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真知我心也。正欲孔明將自己推高以壓服孟起耳。非喜其舉已也。將書遍示賓客。

遂無入川之意。以下按過西川。荊州兩邊接敘。吳一邊。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

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

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玄德方纔得來。不想討債的便來。張

昭曰。吳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爾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爲人臣，所以能爲人弟。

立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立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攔擋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攔擋。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嘆公之往來，自得旁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爲然，豈但在一國爲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

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僅見者矣。或爲之解曰：獻帝爲高帝後身，伏后爲呂后後身，曹操爲韓信後身，曹操女爲戚姬後身，華歆爲趙王如意。

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爲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爲榮利之心未忘耳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甯坐臥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爲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甯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甯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樓爲魏之樓則箕山亦爲唐之山潁水亦爲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爲周之薇矣

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爲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不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爲權臣操與不則又以權臣而爲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爲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爲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苟或○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妃之時。以爲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死於弑伏后之前。以爲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粲贊之弑伏后。則華歆助之。是或與攸之爲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粲華歆者耶。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既奪不得阿斗。却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子。以牽制劉備。却借孔明之兄。以牽制孔明。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掩耳盜鈴。權從之。

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次索荊州。保人本是魯肅。文書上原無諸葛瑾名字。今舍肅而用瑾。又是推班出色。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

孔明曰。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議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老實人何處。得此念淚。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因弟之

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一兄一弟俱不是真

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却

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劉玄德老小已被騙去諸葛瑾老小又何足惜我正要大起川

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荊州乎。前番只是借今番却要賴矣孔明哭拜於地。妙曰吳

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

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孔明自做好人却教玄德做難人妙玄德再三不肯孔明

只是哭求。三個人都是裝腔做勢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

零陵桂陽三郡與他。借債的先還一半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

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玄德又自做好人推

關公做難人妙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

敘瑾出玄德書曰皇叔先許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

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

得妄以尺寸與人。提出大漢二字辭嚴義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

還。後文使伊籍知會關公便聽了此時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還荊州必將被誅望將

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玄德孔明知之而不言，却被關公一口說破。瑾曰：「將軍何太

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

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與關公亦似約會一般。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

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哥哥却為兄弟所弄。瑾只得再見

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是假哭，此是真哭。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

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取了西川又等東川，極似今人賴債的最會回債的一樣。

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

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也？」也。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

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子瑜是實心人，不像兄弟推覺。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

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不會完租，便要管業。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

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

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只是不肯寫水攬，遂同官吏之事，只借官吏口中說出者筆。孫權

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川，

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此時尋着保人，却要原中理直。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

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卽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中人沒法

勳強生出兩條計策

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卽行之。闕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

行此計。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

只有借債的請中人如何倒要中人費酒席

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

了，遂引使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

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明日便來赴宴。

想請帖上定寫翌日候教，恕乏人邀

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

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

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

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是怕討債不吃酒便是不會欠債的

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

看魯肅如何近我。

極寫關公神威

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

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

極寫關公細膩

雲長曰：吾於千槍萬刀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

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

下戰書且不怕請吃酒何足怕

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

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要脫干係雲長曰：昔戰國時趙

人蔭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澠池會上覷秦國君臣如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

者乎。公乃各羅商為一人矣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

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便過江來。平領

命自去準備。先準備候客的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

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砲

為號。准備廝殺。如無軍來。只須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

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

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個大關字來。寫得情景如畫今日演單刀赴會者未必能如此寫生也船漸近岸。見雲長

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

儂雅之極英雄之極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雲

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

肅於吾主前。保借荊州。暫住約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

得毋失信乎。不是請吃酒却是討債了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似周倫對肅語肅曰：吾主只

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

今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

理上說不去前說玄德不肯還此說開公不肯還語又逼近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

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只略答他二句如在略而不詳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

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

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墮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為

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此將玄德與關公合說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玄德

公關公又推玄德關公對諸葛瑾之詞嚴對魯肅之詞婉所以然者飲酒之時只宜如此對答正妙在不以為意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

叔即君侯也何得推託乎此又坐在雲長身上去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天

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忽夾周倉一語是好伴黨便有催起身之意雲長變色而起

奪周倉所執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

速去妙在借周倉作一收科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

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我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

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說得不澈不隨絕妙收拾法魯

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謂公把臂不獨魯肅。喪膽兼使二將寒心。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難得請來。忽然放去。魯肅此時如有所失。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年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澠池。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兵竟不會來。忽於此處借作一頓。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以上按下東吳一邊。再敘曹操。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材。上書諫操。書略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頓長江之濱。倘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

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畢。遂罷南征。前次盧晉南征竟似特為荊州作援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

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為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

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荀攸諫九錫已晚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又晚矣。曹操聞之。怒曰。此

人欲效荀彧耶。又將前事一提。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姑徐徐云爾。未必因荀攸之諫而遂止也。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

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

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衛君所謂政由衛氏。祭則寡人。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

只道我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語極軟。又似極剛。操聞言。怒

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

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

天子血詔。尚且無成。皇后手書。又復何用。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矣。照應

三回中。后曰。且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

如穆順。當令寄此書。穆順與張讓趙忠相去天壤。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

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國賊是好國賊。官官亦是好官官。后乃修書付

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帶中詔。髮中書。前後遙遙相對。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

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

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

董奉義狀止存劉備一人。今又欲添出一孫權。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

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何不口傳。又要問書不密之甚。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

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

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生受國疾。欲求醫國子耳。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

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

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冠履倒置之時。宜其帽之倒也。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

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

問之。順不肯招。好穩順。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董承事泄。

得遲伏完事泄得
快前後又自不同

搜出伏完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

郗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

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

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敢於收皇后璽其不
收傳國璽者幾希矣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

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

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

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曹操搜穆順之髮華歆揪
皇后之髮其罪皆難擯髮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

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文名。向與

邴原管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頭。邴原為龍腹。管寧為龍

尾。今則有尾無頭者論歆之行兇則是虎頭豹
頭若論歆之為操爪牙則是狗頭馬頭矣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

拾而視之。然後擲下。手雖擲下心上好生捨不得若
非管寧看見必然袖而藏之矣又一日寧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

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今之豔羨富貴人
比比皆是我甚危之寧自此鄙歆之

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頭尾不
復相連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

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歆出而寧不出是
又見頭不見尾而歆乃先事孫權。後事曹操。至此

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百忙中忽接敘華歆生平極似閒筆却不是閒筆後人有詩嘆華歆曰

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寧曰

遼東傳有管寧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愉貪富貴。豈如白帽白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

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庇一渾家為之一哭甲

士擁后而去。帝搥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郗公。其如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

在地。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拏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

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捧打死。讀至此令人髮上指冠隨卽入宮。將

伏后所生二子。皆斃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

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如何。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

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

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皇后可以殺得皇后亦有何樂國丈可以殺得國丈亦有何貴而操猶以女爲后已爲國丈耶羣下莫

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

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

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

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

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嘆曰

許褚真忠臣也逆臣手下偏有忠臣爲之一嘆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

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

兵西征正是

方逞兇謀欺弱主又驅勁卒掃偏邦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遙津

操以許褚爲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爲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己者爲忠猶未爲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爲賊則真能惡賊臣矣夫賊而卽

見惡於賊亦何樂而爲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爲賊哉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爲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爲康之參軍而爲康報讎至於如此之激德爲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

操之得隴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爲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衆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衆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荊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葭爾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實有此三懼而假託知足以爲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荊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則荊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荊州則荊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借之以來關公已知

孔明之佯許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兵有遲則得速。則失者。郭嘉之定遼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淝是也。或遲或速。或戰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子十三篇。讀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實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歷有歸於逍遙津之脫。亦知秣陵之王氣有驗。

却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何不使鬼卒當之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甯。多撥糧草。應付。米賊豈患米之不足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

兵大敗。曹兵第一次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

須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

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

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入隴且如此之懼，又何心入蜀耶？早爲後文不欲攻蜀伏下一筆。許褚曰：兵已

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三匹

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

初進便有退心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

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

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著曹操奔過山坡，前

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

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曹兵第二次又敗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

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

料賊兵每日隄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爲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

襲其後，必勝賊矣。前欲退是真退，此時退是假退。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

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

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

不可追趕。若楊昂依從楊任曹操未必得勝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若楊任止得楊昂曹操亦不能勝楊

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前孔明

箭時有江中大霧。今曹兵破敵時。有山中大霧。前有賦。此無賦者。只下文敘事情景而賦。已在其中矣。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却說夏侯淵一

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但聞人語不見人形。但聞馬嘶不見馬到。抵得一篇大霧賦。恐有伏兵。急催人

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

開門納之。互相錯認妙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火在霧中則為烟霧五寨軍

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

兵到。楊任殺條出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佔了

寨柵。若非大霧曹操亦未必能勝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面無路。楊昂欲突陣而

出。正撞著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

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若非張衛無用曹操

亦未必能勝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自己逃走了。却在別人身上張魯

推在別人身上。張魯

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

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一楊任何能為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

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

鄭路上哨探，正迎著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

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槍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

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兩個姓楊的都死了，只剩一個

姓楊的去逢東川也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

議，張魯此時何不修書三封以告天地鬼神乎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

龐德前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曾行，現今蒙主公恩

養，何不令此人去？」在關口中補照五十六回中事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

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

德之勇，照應五十八回中事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

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徐晃事楊奉而操欲得之，龐德事張魯而操又欲得之，一則使人往說一

則命將緩戰，前後遙遙相對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

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在諸將口中誇獎武藝預爲下文戰關公伏筆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

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

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晝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

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秦以五羊皮換百里奚，今揆以一金甲換了龐德。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曹操既棄甲又棄糧，總爲欲得龐德耳而寨既却則糧仍是我糧，松可殺則甲仍是我甲矣。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急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爲信。

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見金瓶各不獨楊松爲然也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

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

賄賂賣此一陣。個是受賄人言要誘人心道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若非張魯不用曹操亦必不能勝閻圃苦諫

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

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

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此時猶是涇橋之心一聲喊起。天崩

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

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

降。此時忘却涇橋矣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

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爲實。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竟信爲真者往往如此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

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

守巴中可也。與鄭度勸劉璋一意思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未定。衛曰：只是燒了

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

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與劉璋不欲燒涪水之類正相彷彿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

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庫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操便教進兵。松爲內應。金甲換龐德不換。直換了漢中。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

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以待斃矣。」某守城

劉璋能斬張松張魯到底信楊松魯之關比璋尤甚

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閻圃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

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

納。賄賂之於人甚矣哉

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

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米賊終以米得免封魯爲鎮南將軍。閻圃等皆封列侯。於是

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祭酒師君之名至此一換

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

主求榮。卽命斬之於市。曹示衆。與殺苗澤一般快舉後人有詩嘆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總是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尙未歸心。今主

公已得漢中。益州搖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

也。」一言取蜀之利

曹操嘆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

耶。初張山川險峻得隴已足劉璋信知足而止兵亦是老成謀國劉曄曰：「司

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一言不取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

遂按兵不動。以上按曹操以下接敘西川一邊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

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

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

吳，則是假割三郡此時方欲真割遣舌辨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

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

荊州知會雲長。可知前番不遣人知會是明明愚弄諸葛瑾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

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為何？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

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說得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

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前以玄德容身為辭，今又以關公容身為辭，總是活脫法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

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即還荊州全土。有此一說，又為後文權曰：

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

操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今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

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此時關公

非不作梗則知前次之不
肯乃是默會孔明意也

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

甘寧先到蒙獻策曰現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

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操之機張魯以錢糧爲
重蒙之攻皖城意亦然權曰此計甚

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

盛爲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又補敘幾
個不來的却說軍馬渡江取

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

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孫權親冒矢石
皆爲蜀中所使權回寨問衆將曰

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登雲梯造虹橋

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

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

破城此類是也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鍊

冒矢石而上甘寧可謂拔
整弧以先登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箭林二
字新一鍊打倒朱

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衆多降得了皖城方

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卽回兵歸合淝

不出呂蒙所料

孫權

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

呂蒙遜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讎

照應三十一回中事

又

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

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席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

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

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

吳劉備劉璋筵前看高將舞劍又是一樣

景光 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到筵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

常言二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

寫凌統真孝子

孫權再三勸止至

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張遼爲失了皖城回到合淝心中愁悶忽曹

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

合淝木匣與南郡錦囊遙遙相對

是日報說孫

權自領十萬大軍來攻合淝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

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教將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

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爲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

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有以守爲守者有以戰爲守者以戰爲守張遼之言是也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

默然不答。吳有甘凌不睦魏有張李不睦彼此互相對照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

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死戰便教左右備

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

大喜曰旣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

斷小師橋。與孔明斷金甯橋一樣方法吾與樂文謙擊之。曹操只數兩人出戰一人堅守今却三人俱出可見行軍用兵貴隨機應變不可拘執也李典領命自

去點軍埋伏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爲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

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

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張遼本說兩人誘敵一人埋伏今却用一人誘敵兩人埋伏又是變化不拘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

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

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

時張遼兵已到。讀至此爲孫權一急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

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返

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拆丈餘並無一片板。讀至此又爲孫權一急孫權驚得手足

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將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與玄德檀溪躍馬隱然相對後人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淝。退後著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玄德檀溪之奔是出水登岸孫權逍遙津之走又舍陸從舟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

寧呂蒙引軍回救，却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吳人此時

逍遙不得逍遙津做了惶恐灘塞了洋矣凌統不能越橋而孫權能見，

遼河而逃。凌統不能越橋而孫權能見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乃得渡

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

兒也不敢夜啼。小兒便害怕大人原不必害怕大人害怕便是小兒衆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

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按下孫權以下

再敘曹操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

梯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

曰：「今蜀中稍定，已有準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

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爲後文張本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旌旄又復指江南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盃戲曹操

魯連一矢爲人解紛不若甘寧一矢爲己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爲之解紛也廉頗怒藺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平賈復怒寇恂寇恂讓之而賈復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讎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寧之讓凌統不難而救凌統難蓋以讎讓讎不足奇而以讎救讎乃足爲讎者之所深感耳

荀攸諫操稱王而能暫寢稱王之舉崔琰諫操稱王而不能復遏稱王之謀然君子以爲琰之賢過於攸何也攸與彧初旣黨操而繼乃規操初不知有漢而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若崔琰則無助賊之計惟有罵賊之節故尙論者當以攸爲魏之謀士而以琰爲漢之忠臣

袁譚袁尙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琮亦異母兄弟也紹與表惟愛後妻故欲立其所出其

溺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不與植皆爲卞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才愛植。是爲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爲母之愛。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不溺婦人之意。則可得而回。此賈詡之諫。所以能入與。

曹操當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請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意滿之時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無可如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族之亦不得。而於是奸雄之威喪。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詘。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鬧熱中。早笑其銷滅。不啻於秦長脚之遇風魔。令讀者快之。

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實有大不同者。于吉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吉無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孫策。左慈敢於侮曹操。是于吉沒趣。而左慈有膽。于吉索命。左慈不索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有于吉。曹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個左慈。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爲仙。若左慈之仙。則真仙耳。

但當空諸所有。不當實諸所無。左慈其借空相點化。曹操乎漢家簫鼓。魏國山河。不轉。

盼而夕陽流水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徑荒邱漢也魏也吳也晉也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爲空卽知現前之亦是空脫手而後空卽入手之時亦未始不空操若能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而漢祚可以不竊矣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

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

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張昭屢欲以不戰爲主此番却

有膽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

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軍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

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爲上文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

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著三千

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先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

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卽告權曰甯今夜

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一可當百則百可當萬孫權壯之乃

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甯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

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或被敵而後飲成先飲酒以壯膽皆妙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寧

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

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南人本是無用激之則有用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

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前爲錦帆賊今又爲鵝翎軍矣都披甲上馬。飛奔

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

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既寫甘寧有膽又寫曹操能軍甘寧只將百騎左衝

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

逢著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張遼能止吳兒夜哭甘寧能使北軍夜驚一樣聲勢甘寧從寨之南門殺

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

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鞞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百翎直貫曹軍寨。盡說甘寧虎將才。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

聲大震。鼓笛之聲比銅鈴響時又是一樣氣色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寧手曰。將軍此

去足使老賊驚駭。張遼嚇小兒不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利刀百口。

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

甯善將兵
權善將將

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

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

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

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

箭。曹休便閃往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

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槍來刺槍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

進面門，翻身落馬。

曹休明寫甘
寧暗寫妙甚

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

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曰：不想公能如此垂

恩，自此與甘寧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

甘寧不是以德報怨
乃是以直解怨耳

且說曹操見樂進中

箭，乃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

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

寫曹軍甚
是聲勢

時董

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到來，諸將各有懼色。

南人
無用

徐盛曰：食君之祿

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
甘當百人在黑夜徐盛對面，人在白日白日難於黑夜。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

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脚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

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

死於江口水中。當不畏死而不死，襲不畏死而竟死，有幸有不幸焉。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却說陳武聽得江

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

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寫數次軍馬分頭交戰，歷歷詳明一筆不亂。正遇徐盛在李典軍中攪

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盛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

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從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

兩段。彼此不能相救。前張遼所斬者橋也，今許褚所斬者兵也，皆善于用截。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來到江邊不見

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又殺入去。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

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

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又殺出來。回頭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

圍中。又殺入去。寫周泰如生龍活虎，以前事論之，此是第二番就此日論之，又有第三番。

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

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槍
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劫營難救主尤難○又殺出來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窮得此路水軍

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
救去救主之後猶有餘勇可住遂輪槍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又殺又殺徐盛出來二將各帶重傷

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
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袍袖

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陳武之見殺於龐德與祖茂之見殺於華雄前後遙遙相對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
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隊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

策女堵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虧得又有此路軍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
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初有甘甯之劫營後有陸遜之來救中間沒興賴有兩頭於亂軍中尋見

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水中尋見董
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

撫其背淚流滿面臣之感君有流滿縱橫者矣君之感臣亦涕泗縱橫是君臣相得莫有過於此者矣曰卿兩番相救照應十五回中事不惜性命被
槍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

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同休戚也。贊周泰正以勸諸將言罷，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觀之。

皮肉肌膚如同刀刻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鬪被

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若欲以瘡疤換酒吃是欲飲必死痛不能飲也。若但能飲不能痛何以謂之痛飲乎。以此行酒恐惜死武臣終席無一杯相及也。是日周泰

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為顯耀。無數瘡疤換得一頂羅傘。權在濡須與操相拒。

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

若求和安民為上。孫曹之相和自此始。孫劉之相離亦自此始。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

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復回權

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以上按下孫權操留曹仁張遼屯

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眾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尚書崔琰力言不可。眾官

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為之。崔琰之阻魏王。更烈於荀彧之阻九錫荀

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曹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髯。只是大罵

曹操。欺君奸賊。荀彧荀攸不聞其罵而崔琰能罵與二人不同。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於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

千古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卽令鍾繇草詔册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自封之而自讓之傲勝裝勢可發一笑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

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

出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照應十八回中事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

曰彰三日植四曰熊自稱魏王便是其子篡漢之兆故於此處特詳敘其子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后第

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不與植一母所生而操獨愛植又與袁紹劉表不同紹與表是以其母起見操則但

以其子起見耳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

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

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今人謂劉備基業是哭成的不知曹丕帝位亦是哭來的丕又使人買

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

誰賈詡不答甚妙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卽答耳甚妙操曰何所思詡

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言簡而意賅妙在不諫之諫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

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

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担星夜送往鄴郡

曹操以青梅餉劉備孫權以柑子餉老瞞前後映射成趣

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

作禮言曰你等挑担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衆人大喜於是先生每

担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担兒都輕了

鵝箱先生能使身輕今此先生能使擔輕更是奇幻

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

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

烏角紫虛相射成趣

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

謂以空意賜荷感可謂一報還一報一笑

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柑

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

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

緣入我手便已成空此是左慈點化好類也有魏王關漢鼎皆當作如是觀

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

不飽

萬羊丞相斗酒

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峨嵋山

學士皆不及矣

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則又不見如此者數日忽

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張角三人亦言受天書三卷。突然張角以此煽惑天下。左慈以此點化奸雄。又自不同。上卷

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若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

透石。人遁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此句便是恐嚇老瞞。大王位極人臣。

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在銅雀臺上謂眾官曰。我若解兵柄。恐人謀害。今若去修行。便沒人謀

害矣。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

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吉平罵之。禍衛馬之不若左慈之快。操大怒

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拏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餘獄卒。捉下拷之。獄

卒著力痛打。看左慈時。却齣齣熟睡。全無痛楚。三拷吉平之威。至此全無用處。操怒令取大枷鐵釘

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

無傷損。械繫楊彪之威。至此又無用處。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先生皮厚矣。

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

皆盡。操無可奈何。老賊奸詐百出。至此亦有無可奈何之日。鴨絕快絕。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

穿木履。立於筵前。眾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異

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

何難哉。持虎鬚且不懼取龍肝又何難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

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假龍真肝 是假是真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在袖中耳

呆話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

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喂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空中有花

花即是空亦是點化奸雄衆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少頃庖人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

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呆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

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溫州之柑既已比實成空松江之鱸何妨自無入右操曰吾池中原

有此魚。呆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

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巨口細鱗鱗子赤壁賦中曾有之矣操見此魚亦記赤壁之事乎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

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

薑滿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

一字不差。書在張松口中不過記問之奇今在左慈盆內更見幻術之妙操大疑慈取棹上玉杯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

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簪於杯中一畫將酒分爲

兩半。奇絕幻絕自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遶殿而

飛嘗讀列仙傳飯可爲蜂杖可化龍則杯之變鳩不足奇耳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

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爲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

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

只追不上虎衛將軍之威至此亦全無用處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著一羣羊而來慈走入

羊羣內羊亦可名烏角先生褚取箭射之慈卽不見褚盡殺羣羊而回追趕左慈不上却將羣羊出氣牧羊小童守

羊而哭忽見羊頭都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

子上極幻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你羊小童回

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斷頭之羊既可活剖肝之龍亦未必死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

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正與前慢步而行相對成趣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

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拏左慈三日之內城內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

白籐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孫行者變化之法不謂三國志中已有之闕動街

市操令衆將將豬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

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飛到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一有

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白鶴遮殿而飛白鶴自空而至相映成趣○或借羣羊隱形或乘白鶴遊樂如甚趣甚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

虎奸雄一旦休。曹操死於子年正月也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甘當百騎是真人真馬左慈百頭是疑鬼疑神前後映射成趣文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道士仙機更異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前卷方寫一左慈。此卷又接寫一管輅。左慈術之幻者也。管輅數之真者也。術之所變。令人不可測識。數之所定。亦令人無可奈何。誠知其無可奈何。而竭智盡能以圖逞其欲者。亦復何爲哉。故不獨左慈之術。所以點化老賊。而管輅之數。亦所以醒悟奸雄。當龐統未死。孔明未入蜀之時。先有紫虛上人八句讖語。以爲之兆。今當夏侯淵未死。曹丕未篡漢之時。又先有營公明八句讖語。以爲之兆。此皆以前之閒文。爲後之伏筆者也。乃紫虛八句合作一編。公明八句分爲兩段。紫虛則劉瓚往見公明。則許芝引來。紫虛則略其生平。公明則敘其往事。或略或詳。前後更無一筆相犯。所以爲佳。金禕若能先約。劉備俟操之出救。漢中而後舉事。則備自外來。禕從中起其事。未必無

成○而○惜○乎○其○發○之○太○驟○也○雖○然○事○之○成○敗○不○足○論○而○其○忠○肝○義○膽○實○可○對○后○土○而○告○皇○天○安○見○此○五○賢○之○有○異○於○三○傑○乎○史○官○乃○魏○史○之○舊○誤○書○爲○耿○紀○韋○晁○等○謀○反○伏○誅○大○爲○背○謬○自○綱○目○正○之○曰○耿○紀○韋○晁○討○曹○操○不○克○死○之○春○秋○之○旨○昭○於○千○古○矣○或○論○許○昌○失○火○之○事○管○輅○不○先○言○則○曹○操○不○預○防○操○不○預○防○則○操○可○以○取○漢○中○而○五○臣○之○事○未○必○其○無○成○矣○吉○平○管○輅○一○醫○一○卜○而○吉○氏○一○門○忠○義○管○輅○爲○操○防○災○毋○乃○管○輅○之○卜○不○若○吉○平○之○醫○乎○然○則○此○不○足○爲○管○輅○咎○五○臣○之○舉○火○數○也○管○輅○之○言○失○火○亦○數○也○曹○操○聽○管○輅○之○言○亦○數○也○數○之○既○定○無○可○復○逃○但○在○奸○雄○則○當○思○一○定○之○數○以○戢○其○篡○竊○之○心○在○忠○臣○則○不○當○因○一○定○之○數○而○沮○其○報○國○之○志○耳○元○宵○起○義○董○承○先○有○其○夢○而○金○禕○乃○實○有○其○事○是○前○之○夢○早○爲○後○之○事○作○引○也○元○宵○相○約○先○有○吉○平○飲○酒○於○前○乃○有○二○吉○舉○火○於○後○是○後○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隔○三○十○餘○回○而○虛○實○相○生○父○子○相○繼○斯○亦○奇○矣○至○於○馬○騰○爲○漢○名○臣○之○後○金○禕○亦○漢○名○臣○之○後○而○騰○之○事○泄○甚○遲○禕○之○事○發○甚○速○吉○邈○吉○穆○爲○父○而○死○馬○休○馬○鐵○亦○爲○父○而○死○而○馬○氏○三○人○合○在○一○處○吉○氏○三○人○分○爲○兩○時○其○照○耀○史○冊○者○參○差○不○同○種○種○各○異○更○是○可○觀○觀○耿○韋○五○家○之○僮○僕○而○竊○嘆○董○承○之○不○及○此○五○人○也○董○承○之○事○以○一○秦○慶○童○泄○之○而○五

家僮僕七百餘人。竟無有一人泄其事者。使非五人之能用其人。而何以能若是哉。田橫傳而田橫之五百人賴以傳。乃五百人傳而田橫愈以傳。君子於五家僮僕之賢。而益信五人之賢為不可及云。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羣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羣屍皆不見。一化為一

空真是仙家妙理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曰。

飛步凌雲遍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等閒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

曹操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

曾聞神卜管輅否。一個起課先生又薦出一個起課先生不似今之起課者自誇靈驗惟恐他人奪却道路也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詳

言之。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好酒疎狂。其父曾為瑯琊郡邱

長。輅自幼便喜仰視星辰。下必兼星不知尾者不能卜夜不思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鷄野鵠

尚自知時。何況為人在世乎。與鄰兒共戲。輒畫地為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

稍長。即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神。兼善相術。下兼星瑯琊太守單子春聞

其名。召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輅年少。胆氣未

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以兵戰者以酒壯膽以舌戰者亦欲以酒壯膽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

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與輅講論易理。輅疊疊而談。言言精奧。子春反覆辯難。輅對答如流。從曉

至暮。酒食不行。晉人清談已兆於此子春及衆賓客無不歎服。於是天下號爲神童。後有居

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躄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

君伯母。卽叔母也。昔饑荒之年。謀數升米之利。推之落井。以大石壓破其頭。

孤魂痛苦。自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禳也。曹操聞之若想起董貴人伏皇后之事當爲心寒郭恩等涕

泣伏罪。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延輅至家。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正與曹操照風相映其

子又患心痛。若曹操不是心痛當是心黑心痛可醫心黑不可醫因請輅卜之。輅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持

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持弓箭者主刺

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

木。俱已朽爛。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子遂無恙。能以下治病則又以下而兼醫館陶令

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窠

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左慈能取石中之書。嘗輅能猜盒中之物。又相映成趣。

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堂宇。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

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其三曰殼棘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

管輅能辨燕卵蜂窠等物與左慈能取龍肝魚膽相映成趣

鄉中有老婦失牛

求卜之輅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急往追尋皮肉尙存老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存

左慈能使死羊復活管輅能使失牛復得又相映成趣

婦告本郡太守劉邠捕七人

罪之因問老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劉邠不信請輅至府取

印囊及山雞毛藏於盒中令卜之輅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

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

山鷄毛也

玉印有囊山鷄有毛與玉杯白鳩又相映成趣

劉邠大驚遂待爲上賓一日出郊閒行見一少年耕

於田中輅立道旁觀之良久問曰少年高姓貴庚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

矣敢問先生爲誰輅曰吾管輅也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

此是相術之驗

汝

貌美可惜無壽趙顏回家急告其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

吾子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顏亦

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顏曰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來日賈往

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惡

一人向北坐穿紅袍其貌甚美汝可乘其弈興濃時將酒及鹿脯跪進之待其飲食畢汝乃哭拜求壽必得益算矣但切勿言是吾所教管輅幼時能觀星于天畫星于地今又能使人見星于山此是

星學之奇

老人留輅在家次日趙顏攜酒脯盃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着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二人貪着棋不覺飲

酒已盡左慈飲酒食肉兩星君亦飲酒食肉想仙家原不忌酒肉也今之不飲酒不食肉者吾知之矣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

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乃於身邊取出簿籍檢看謂趙顏曰汝今年十九歲當死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

至九十九一酒一脯換了八十年之壽則淳子髡所謂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滿篝滿車者不為過也回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不然必有天

譴穿紅者出筆添訖一陣香風過去二人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與左慈騎白鶴相映成趣趙

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顏曰吾聞北斗九星何止

一人輅曰散而為九合而為一也一左慈能化衆左慈衆左慈只是一左慈又與星君變化相映北斗注死南斗注生今

已添注壽算子復何憂父子拜謝自此管輅恐泄天機更不輕為人卜以上忽借許芝口中

夾敘管輅生平百忙中備有此等閒筆此人現在平原大王欲知休咎何不召之此處方纔接入正文操大喜即差人往

平原召管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幻術耳何必為憂操心安病乃

平原召管輅至參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幻術耳何必為憂操心安病乃

漸可操令卜天下之事。輅卜曰：三八縱橫，黃豬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股。為夏侯淵

被斬又令卜傳祚修短之數。輅卜曰：獅子宮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孫極貴。

伏筆操問其詳。輅曰：茫茫天數，不可預知。待後自驗。操欲封輅為太史。輅曰：為曹不疑

遠伏筆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問其故。答曰：輅額無主骨，眼無守睛，鼻無

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不說命但說相相窮便是命薄

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相君之面位止人臣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再三問之，輅但笑而

不答。操令輅遍相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皆事亂世之奸雄者也管輅不肯直言耳若許劭之相曹操便直說出來操問休

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八卦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

預知相法應無壽，自覺心源極有靈。可惜當年奇異術，後人無復受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輅設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

忽合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聽消息。不

數日，飛報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屯兵下，辦取關。不從吳蜀兩邊殺來却從曹操一邊聽得省筆之甚操大怒，便欲自

引大兵再入漢中，令管輅卜之。輅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為耿紀事

伏下筆

操見輅言累驗故不敢輕動居留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

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為夏侯惇救火伏筆又教

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此職操

曰王必是孤披荊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鐵石最足相當遂

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昌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

人也舊為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馬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

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與董卓等七人見許田射鹿而不平遙相對照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照後元宵耿紀與

韋晃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為篡逆之事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

濟韋晃曰吾有心腹人姓名金名禕乃漢相金日磾之後金日磾之後與馬伏波之後遙相對照素有討操

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肯

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於是二人同至金禕宅中禕接

入後堂坐定晃曰德禕與王長史甚厚吾二人特來告求朝口便妙禕曰所求何事

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遷望不相棄曲賜提

攜感德非淺先用反言以挑之禕拂袖而起適從者奉茶至便將茶潑於地上晃佯驚曰

德祿故人何薄情也。祿曰：吾與汝交厚，為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被二人挑出心話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然耳。妙在不便正說再用反辭祿大怒，耿紀韋晃見祿果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

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待他再怒然後說明祿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祿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鑾輿，更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未結外援而先謀內變事安得

成二人聞知，撫掌稱善。祿曰：我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用為羽翼。紀問：是何人？祿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今日

潛歸許都，若使相助討賊，無有不從。馬騰與馬休馬鐵合在一處寫吉平與吉邈吉穆分作二處寫一處寫只有一段事二處寫却有二段事耿紀、韋晃大喜。金祿即使人密喚二吉，須臾二人至。祿具言其事，二人感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一忠臣之後又有兩孝子又與馬超報仇遙遙相對金祿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

宵，耿少府、韋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殺到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趁著百姓點燈却用州官放火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董承是

奉詔而後謀舉事金禕是先舉
事而後請發詔又是一樣局面

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

國賊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奔鄴郡擒曹操即發

使賈詔召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董承正月十五之夢
夢疑是真金禕正月

十五之事事還成夢五人對天設誓歃血為盟與董承家歃
血遙相映照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

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四百人

口四家僮共
七百餘人只推圍獵安排已定金禕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

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節盡張燈結彩慶賀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霽

星月交輝六街三市競放花燈真個金吾不禁玉漏無催百忙中偏有閒筆
寫元宵佳景妙甚王必與

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吶喊人報營後火起在元宵還疑
是放烟火王

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殺連天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

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遂望西門而走射不殺王必
便是天數背後有軍

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金禕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

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

只道金禕歸來禕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對王必問王必與呂布在濮陽
城中對曹操同曹操正是

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耿紀等同謀反王必意中尚不知韋晃二吉休急披

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中又

寫漢帝避火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中百姓聽得喊

聲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警巡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紮是夜遙望見

城中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天

明既寫曹休一邊又寫夏侯惇一邊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禕二吉皆被殺死金禕二吉之死只在耿紀

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耿紀二八被擒却用實語手下

百餘人皆被殺夏侯惇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王必夜裏但知有二人天時夏侯惇方知有五人

人飛報曹操傳令教將耿紀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小皆斬於市并將在朝

大小百官盡行拏解鄴郡聽候發落五家之外又波及衆人慘毒已極夏侯惇押耿紀二人至市曹

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劊子以刀搗

其口血流滿地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

死二人之烈不減吉平後人有詩讚曰

耿紀精忠韋晃賢各持空手欲扶天誰知漢祚相將盡恨滿心胸喪九泉

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下，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之下。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死者三百餘員。老賊至此心愈毒手愈辣矣而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繇爲相國，華歆爲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龜組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組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變更官制，愈是塞國之兆曹操方悟管輅火災之說，遂重賞輅，輅不受。以上按下許昌一邊，以下再敘東川一邊却說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把守巴西馬超兵至下辦，令吳蘭爲先鋒，領軍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槍搦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

交鋒三合。斬夔於馬下。將有大敗必有小勝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超責之曰。汝不

得吾命。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

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

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

不出。恐有別謀。且我在鄰郡。問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將管輅語照應誰知

不是此一員却是那一員也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

之言。而惑其心哉。不信卜亦甚蠢傑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

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

兒耳。但曰彼丈夫我丈夫可耳乃曰我丈夫而彼小兒只怕道個老張還不認得那個老張也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失。若何。郃曰。甘當軍

令。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正是。

自古驕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數卷之前。方寫關公飲酒。此處又接寫翼德飲酒。單刀赴會之飲。是飲他人之酒。瓦口

塞前之飲是飲自己之酒。關公之飲酒是膽翼德之飲酒。是智。關公之飲酒是豪翼德之飲酒。是巧。夫以膽而飲飲又可以壯膽以豪而飲飲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與智則難矣。膽與豪則與酒相近者也。巧與智是不與酒相近者也不與酒相近而卒能於酒中用之則飲如張公更不可及。

張郃草草用兵誤以張飛之用兵爲草草耳。乃郃之驕方視人如草而飛之智則又以草爲人始知其醉之非真醉也。若使醉爲真醉則真張飛無異草張飛惟醉非真醉故草張飛能賺真張郃而真張郃反似草張郃耳。今日以醉取五口之張飛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張飛是前後竟有兩張飛也。而今日賺張郃之張飛卽前日賺嚴顏之張飛是前後原無兩張飛也。乃其賺嚴顏者林木前後張飛有兩賺張郃者寨門內外張飛又有兩疑鬼疑神幾有同於左慈之身外身也者。張公其酒中之仙乎。

詩稱方叔元老易繫師貞丈人將之貴用老成人也明矣。然用老而以少者佐之尤不若以老佐老之爲妙也。有馬首欲東之鬮鬮則苟偃不能行其意有乞乞勇夫之三師則蹇叔不能用其謀黃忠之請嚴顏爲副有以哉。

兵有貴於誘敵者彼以我爲莽而我卽誘之以粗疎彼以我爲老而我卽誘之以怯弱

是也。然有誘兵居其前。必有奇兵繞其後。而後勝。如翼德漢升皆以小路取關之背。斯則其兵之奇者矣。故無誘不能用奇。而無奇亦不可用誘。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巖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彼分三寨。我分兩路。以兩對三。將名雷同用軍。却不雷同。張飛撥精兵五千。

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閬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槍縱馬而出。張與張同槍。與檜同副將。名雷同。主將亦是雷同。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

然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擾亂。雷同伏兵。先用虛寫。張郃不敢戀戰。撥馬

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巖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插木礮石。堅守不

戰。張飛離巖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

山。將寫張飛飲酒。先寫張郃飲酒。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插木礮石打

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

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彼亦罵此亦罵不張飛尋思無計可施

相拒五十餘日飛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亦飲酒此

是相殺竟玄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玄德大驚忙來問孔

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

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不是知趣却是知機○晉公明談易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

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為

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於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為也又將六十三

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旁若無人此非貪杯乃

敗張郃之計耳在徐州時是真醉在巴西時是假醉玄德但知其真孔明却知其假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

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絕妙魏延領

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

人馬為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絕妙教將酒排列帳下令軍士大

開旗鼓而飲絕妙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

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絕妙下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

飛寨令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為左右援當夜張郃乘著月色微明引軍從山

側而下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閱至此只道張飛親自誘敵張郃當先大

喊一聲山頭擂鼓為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

一槍刺倒閱至此為張飛一嚇為張郃一喜却是一個草人謙嚴領的假張飛是活張飛賺張郃均假張飛却是死張飛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

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若巨雷乃張飛也前通見張飛飲酒又近見張飛端坐又刺倒張飛在地此處又忽然走出

一個張飛就似孫行者者行孫矣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

寨求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

救兵至正沒奈何又見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

三寨之失只用虛寫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美酒五十盞當於此時飲之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

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方知醉張飛却是騙張飛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

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

口却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諺曰關大口今日也心慌恐應答公明之數只得

定計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

其歸路當日張郃引軍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

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前次刺的是假張飛，今次刺的是真雷同。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

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妙。郃又回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

收軍回寨。飲酒後愈覺細膩，想是酒量比前更進。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

不將計就計？」以疑德而知人之計已奇，又能算人之計就己之計尤奇。延問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却

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

火燒之。前既用草人，此又用草車善於驅使草木。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魏延領計。次日，張飛引兵前

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前妙在不在趕，今又妙

在。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谷口。郃將後軍為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

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車輛截

住。山路放火燒車。山峪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前張營兵敗，是霧鎖令張郃兵敗，是烟迷霧自天生，烟由人作。張飛

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

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

數十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

其言幻絕，匪夷所思。

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

一步細狐一步
翼德何嘗莽來

好言而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

知大軍廝殺。塞閉閬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鉞川入漢中。還家去。飛

曰。這條路去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背後。飛

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

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抵得幾個
鄉導官却說張郃爲

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下山。忽報

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如亞夫將軍
從天而降郃自領兵來迎。旗關處早見張飛

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徑而

逃。方得走脫。前則踊躍用兵今
則委喪其馬矣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

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尙不自

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前以張飛爲小兒
今却被小兒騙了行軍司馬郭淮諫曰。三軍易得。

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逕

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前張管使馬超取葭萌關在玄德背後今
郭淮使郭取葭萌關亦在郭德背後如不成功。二

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却說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先寫孟達之敗以反襯黃忠之勝先寫孟達之量敗以正襯黃忠之假敗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堂下。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鎮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慣用法將之法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激出一個孔明曰。漢升雖勇。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妙在只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尙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妙在只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廉將軍不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軍嚴顏可同我去。老的又請出一個老的來○但黃忠請嚴顏爲副大有意思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白頭玄德大喜。卽時令黃忠嚴顏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關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

二老當此大敵乎。玄德不知張飛子龍亦不知黃忠一則疑其莽一則慮其老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

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

達崔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似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

來。有子龍笑之，又有孟達崔峻笑之，愈顯下文得勝之奇。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

立奇功以服衆心。老將又激老將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

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又不識羞，尚欲出戰

耶。前欺張飛爲小兒以爲小兒前欺之以爲老夫則欺之既欺小又欺老安得不敗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却不老。語妙遂拍

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

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嚴顏臨窺來得突兀，此即前兩個商議之計妙在前不明寫此方寫出連夜趕去，張

郃兵退八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

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

生外心。郭淮亦善於將將曹洪從之，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

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間，及軍情。郃言：老將黃

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此時却說公一分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

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讎。照應五十三回中事遂與夏侯尚引

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處有山名天蕩山，

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亦是老謀

深算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

妙在此處不敘，明留待後見。却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

忠無義，老賊拍馬挺槍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來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

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

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讀者至此試掩卷，消之真乎假乎。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

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汝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前是曹洪

把細張郃粗莽，今又是張郃把細夏侯尚粗莽。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

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筆省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

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敗數陣，現今退在關

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與德詐醉知之黃忠詐敗，則又知之孔明可謂知人。趙雲等不信。

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

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與孔明如出一口看今

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草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以空寨換實寨，大得便宜。今夜

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擊得定，算得到，寫黃忠的是妙人。是

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

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

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

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策馬先進。寶刀不老，黃忠亦不老。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

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漢水。傍張郃尋見夏

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

士養命之源。倘若疎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魏延送酒，張郃認米，前後相與成趣。夏侯尚曰：「米

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誰知可慮，正在此。天蕩山有

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

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孰知不專恃壯力實有老謀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已領略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敵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德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沉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少年倒似老人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韓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入虎穴得虎子矣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張飛懸瓦口關後却用明寫嚴顏懸天蕩山後却用暗寫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軍埋伏於山僻處，只等黃忠軍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谷。此處方纔敘明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失了兩個隘口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眾將慶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

以圖巴蜀。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釁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

得人和亦得天時可乘此

以取地利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

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隄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

又用反激法

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

起。照應五十八回中事今又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

前借張飛激他。今又借關公激他。

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遣一人去荊州替關將軍來。方可敵之。

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

若是此說則。是尙是年少。

軍師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

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到底是反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爲監軍同去。若何。正是。

請將須行激將法。少年不若老年人。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夏侯淵以妙才爲字。可謂實不稱其名矣。夏侯非妙才。若楊修。庶爲妙才。而有妙才之。楊修先有一妙才之。蔡邕有妙才之。蔡邕又先有一妙才之。邯鄲淳百忙中夾敘一段。閒文雖極不相蒙處。却有極相映合處。近日裨官中未見有此。前卷與此卷方敘戰勝。攻取之事。幾於旌旗眩目。金鼓聒耳矣。忽於武功之內。帶表文詞。猛將之中。雜見烈女。如曹女之孝。蔡琰之聰。黃絹幼婦之品題。外孫蠶白之穎悟。令人耳目頓換。紀事之妙。真不可方物。

有以二老將而共建奇功者。天蕩山之役是也。有以一老將而再立奇功者。定軍山之役是也。蓋使可一不可再。則前者之功爲倖邀矣。惟可一而又可再。益信前者之功非倖致矣。且老者報主之日短。則其報主之心愈殷。黃忠真不愧忠臣哉。

孔明之兩用黃忠。非用其老也。用其老而壯也。又非專用其壯也。用其壯而老也。蓋有老謀而後有壯事。老而壯則其老不爲弱。壯而老則其壯不爲輕。

上卷於黃忠之前先寫張飛。此卷於黃忠之後獨寫趙雲。雲之救黃忠於重圍。與前之救阿斗於重圍無異也。雲之據漢水以退曹兵。與飛之拒長坂以退曹兵無異也。然救阿斗與拒長坂以兩人分任之不奇。救黃忠與拒漢水以一人兼任之則奇。救阿斗或仗後主之福不奇。救黃忠獨賴將軍之大力則奇。拒長坂但欲止之不來不奇。據漢水更能追之使去則奇。其事相同而比前更是出色。

子龍以一身當數十萬。猝至之衆。若閉寨而守則必死。則棄寨而走亦必死。乃不棄寨亦不閉寨。而掩旗息鼓。立馬在外。以疑兵勝之。非獨膽包身。直是智包身耳。若但云膽而已。則大膽姜維何以屢敗於鄧艾耶。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

絕妙法家
恰好法姓

吾隨後

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用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勝不必出戰。倘忠有失。卽去救應。

前以殺頭
助黃忠是

以老助老此以趙雲助黃忠是以壯助老

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

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

爲後文鑿定軍山伏筆

又差人往下辦授計與馬

超令他如此而行

此處不說明爲後文截曹操後路伏筆

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

取漢中

爲後文魏南鄭伏筆

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

韓浩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

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

以上按下西川一邊以下再敘曹操一邊

洪星夜前到許都稟知曹操操大驚急

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

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

照應六十七回中語

忙傳令旨起

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

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

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爪銀鉞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旗旗護

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

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

借稱王號之後又是曹操氣色

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

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

藍田有玉果有玉人在焉

林木之間乃蔡邕莊

也。今邕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與蔡邕相善。蔡邕事至此已隔數十年，忽于開中照應前文。先時其

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

中原。此亦是絕妙好辭，可與曹娥碑作對。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賢王懼操之勢，送蔡

邕還漢。昭君不還而蔡琰得還，有幸有不幸。操乃以琰配於董紀為妻。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

，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仕於外，止有蔡琰在

家。琰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

圖軸，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女子口中又敘出一女子來。昔和帝時，上虞

有一巫者名曹盱，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

歲，遶江啼哭，七晝夜，跳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

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表為孝女。昔有姓曹的，奸臣老瞞等沒曹氏多矣。度尚令邯鄲淳作文鐫碑

以記其事。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又是一個才子。立石墓側，時人

奇之。妾父蔡邕聞而往觀，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手能看文，非手中有眼實心中

耳有眼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并鐫此八字。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

孫，白頭翁。」奇文操問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雖先人遺筆，妾實不解其意。」蔡琰敏慧，自能省得其不言者。

欲操自解之也

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不能答內有一人出口某已解其意

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辭了蔡琰引衆出莊上

馬行三里忽省悟必未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絲

也色傍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天下之妙無有過於幼婦者不獨解字之形亦可解字之義一笑外

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螯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

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多應是老賊油嘴若既曉得何不寫在彖中如孔明周瑜之厚寫火字者而乃虛言合我意耶讀書者莫

爲他瞞過也衆皆嘆羨楊修才識之敏白忙中忽夾此一殺明文敘事妙品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著備言

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

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

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諫曰淵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

書與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拆視之略曰

凡爲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

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若淵號妙才便常有才則操號孟德何以不德乎

夏侯淵覽畢大喜打發使命回訖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

陽

鄭以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

只怕妙才此
番有些不妙

張郃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

宜堅守

驚弓之鳥

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

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

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

且有妙才
有何妙計

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

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

出欲要進攻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

搦戰黃忠恰待引兵出迎牙將陣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之

文勢一曲

忠大喜遂令

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尚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式

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插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

侯淵引兵突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

將有大敗
必有小勝

有敗軍

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

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

法

妙才未必有
法正果是有法

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即日

拔寨而進。步步爲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爲

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此番又是夏侯淵粗莽張郃精細淵不從。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

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

皆敗走。爲陳式答禮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

約定來日陣前相換。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闊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

馬於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著夏侯尚。夏侯淵帶著陳式。各不與袍鎧。只穿

蔽體薄衣。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尚各望本陣奔回。好看○黃祖換孫堅是活的換死的陳式換夏侯尚是死的換活的夏侯尚

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名換了一箭却是便宜淵大怒。驟馬逕

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

淵慌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爲何鳴金。答曰。某見

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有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

黃忠追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

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

只在掌中也。蔡邕讀文在掌中如在眼中法正取山在目中即在掌中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

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守把。止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爲號。將軍却按兵勿動。待他倦怠無備。吾却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

曹操出兵有五色旗。今法正只引紅白二旗。彼此開閉相對。

忠大喜。從其計。却說杜襲引軍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

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

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

張郃此時小心之甚。

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

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

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

馬坐息。乃將紅旛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

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

吼。淵不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爲兩段。

夏侯才絕於此。是黃稍不是幼婦。

後人有詩讚

黃忠曰

蒼頭臨大敵。

皓首逞神威。

力趁雕弓發。

風迎雪刃揮。

雄聲如虎吼。駿馬似龍飛。獻馘功勳重。開疆展帝畿。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

迎。忠與張郃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

去路。爲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子龍來得突兀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

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

達奪了。劉封孟達在杜襲口中點出與子龍是一虛一實敘事妙品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

報曹操。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管輅所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

黃豬遇虎。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山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股。乃淵

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管輅占辭至此方悟則知蔡邕碑文八字未必即時悟出。占辭雖是前定數然亦魏王手書一封爲催命文書耳。操令人尋管輅時。不

知何處去了。去得妙。天下事儘多豈能一一全知即知之。而不可救。徒亂人意耳。是以君子不問數。操深恨黃忠。既是定數。又有何恨。遂親率大軍來定軍

山。與夏侯淵報讎。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著曹操。二將曰。今

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却

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前戰張郃時願納下白頭。今却獻上一顆黑頭。玄德大喜。

加忠爲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引大軍二十萬。

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直與鳥巢斷，精遙相對。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之比，不可輕敵。又用反激法。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又激他。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爲副將同去。雲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爲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鬪，拈著的先去。黃忠依允。當時黃忠拈著先去。拈鬪亦是較鬪。雲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卽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爲期。黃忠斬夏侯淵在晚刻，趙雲約在午時。雲回本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

應諾。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

各人分付自家副將趙雲極其精細黃忠極其頂往

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

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

前周郎欲取聚鐵山孔明以爲難今米倉山亦復不易

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爲準備。

此時已預算退步寫趙雲精細之極

翼連聲應諾。雲挺槍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槍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爲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槍又刺死焦炳。

前寫黃忠此寫趙雲

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

士被困多時。雲大喊一聲，挺槍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槍渾身上下，若舞梨花，偏體紛紛如飄瑞雪。

四句是絕妙槍讚。○黃忠斬夏侯有紅旗一面，張郃子龍救漢升見日光一道一紅一白相映成趣。

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戰。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

高處望見，驚問衆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

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前事）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趙雲救了黃忠，殺

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營，遂望東南殺

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

盡皆逃竄。（先聲奪人又為前事頓染。○此在衆人眼中寫趙雲。）雲又救了張著，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

迎敵。（此又在曹操眼中寫趙雲。）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

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著，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謂雲曰：「追兵

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曰：「休閉軍門，汝豈不知吾昔在

當陽長坂時，單槍匹馬，觀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上文是別

人傳以此却是自家說英雄一生軼事，不嫌自負，今人亦欲自負，奈沒得說也。）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槍盡皆倒偃。

金鼓不鳴，雲匹馬單槍立於營門之外。（張飛在長坂橋邊以樹枝結於馬尾，裝作有兵之狀，今趙雲偏反作無兵之狀，妙在極相類又極相反。）却說張郃

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槍。立於

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衆軍向前。衆軍

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草張飛端坐不動。今活趙雲亦全然不動。存絕妙絕。曹兵翻身就回。

趙雲把槍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馬回

走。只聽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

落水死者不知其數。子龍一人有膽。曹操數十萬軍皆喪膽。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

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劉封孟達不期而會。來得突兀。操棄

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扎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

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

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

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大龍一

身都是膽也。姜維膽大如卵。猶是人包膽耳。子龍是膽包身。其大當止如卵也。後人有詩讚曰。

昔日戰長坂。英雄猶未減。突陣顯英雄。被圍施勇敢。鬼哭與神號。天驚并地慘。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於是玄德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只因子龍有膽。玄德此時亦是大膽。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巖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現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爲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爲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伯與後文馬謖對王平語相合。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趙雲黃忠誠非陳餘之比。恰與後文諫馬謖相照。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卽過河來戰蜀兵。正是：

魏人妄意宗韓信。蜀相那知是子房。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曹操善疑。而孔明卽以疑兵勝操。此非孔明之疑操。而操之自疑也。然雖操之自疑。而

非。孔。明。則。不。能。疑。之。也。燒。於。博。望。挫。於。新。野。困。於。烏。林。窮。於。華。容。操。之。畏。孔。明。久。矣。見。他。人。之。疑。兵。未。必。疑。惟。見。孔。明。之。疑。兵。而。不。敢。不。疑。故。善。用。疑。兵。者。必。度。其。人。之。可。以。疑。而。疑。之。又。必。度。我。之。可。以。用。疑。兵。而。後。用。之。耳。卽。如。韓。信。以。背。水。勝。徐。晃。以。背。水。敗。同。一。法。而。今。昔。之。勢。異。徐。晃。以。背。水。敗。孔。明。以。背。水。勝。同。一。時。而。彼。此。之。勢。又。異。兵。之。善。用。豈。不。視。乎。其。人。哉。

操。之。不。能。守。漢。中。猶。備。之。不。能。守。徐。州。也。操。既。取。兗。州。則。徐。州。爲。操。之。所。必。取。備。既。取。西。川。則。漢。中。亦。爲。備。之。所。必。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操。欲。跋。涉。山。川。以。與。備。爭。此。土。吾。知。其。難。矣。

漢。高。之。破。項。王。賴。有。彭。越。以。擾。其。後。先。主。之。破。曹。操。亦。有。馬。超。以。擾。其。後。前。後。殆。如。一。轍。也。五。虎。將。中。關。公。既。守。荆。州。而。張。飛。趙。雲。黃。忠。之。建。功。又。備。寫。於。前。卷。獨。於。馬。超。未。有。及。焉。今。觀。此。卷。則。超。之。功。不。在。四。人。之。下。

孔。融。荀。彧。楊。修。皆。爲。忤。操。而。死。而。修。則。不。如。融。并。不。如。彧。何。也。不。事。操。而。以。正。直。忤。操。者。孔。融。也。先。以。不。正。不。直。事。操。而。後。以。正。直。忤。操。者。荀。彧。也。既。以。不。正。不。直。事。操。又。以。不。正。不。直。忤。操。者。楊。修。也。修。爲。楊。彪。之。子。而。屈。身。事。操。既。有。愧。於。家。門。復。爲。曹。植。之。故。

而使操心疑。又不善處人骨肉。夫以正直忤操。則罪在操。以不正不直忤操。則罪在修。故修之死。君子於操無責焉。

或疑操以才忌楊修者非也。士之才有二。一曰謀士之才。一曰文士之才。以謀士之才而爲操用者。如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賈詡劉曄等是也。以文士之才而爲操用者。如楊修陳琳王粲阮璃等是也。文士之才不若謀士之才之爲足忌。而操之忌荀彧。但以阻九錫之故。前此未之忌焉。其餘謀士亦曾未之忌焉。其視謀士之才且然而何忌於文士哉。故雖罵操如陳琳。而操不以爲罪。蓋才而不爲我用。則忌之才而爲我用。則不忌耳。使修非黨植以欺曹操。則操可以不怒。而修可以不死。彼謂修之以才見忌者。殆未爲篤論矣。

曹操於定軍之南折其一股。又於漢川之東折其二齒。股之折非眞。而齒之落則眞矣。於潼關之役。割鬚數莖。又於漢中之役。落齒兩個。鬚之割不痛。而齒之落則痛矣。弟既死。身又傷。其兆大凶。恨不再令管輅卜之。鬚旣短。齒又缺。其相已破。恨不再令管輅相之。

此卷敘事之法。有倒生在前者。其人將來。而必先有一語以啓之。如操之誇黃鬚是也。

有補敘在後者。其人既死而舉其未死之前追敘之。如操之惡楊修是也。有橫間在中者。正敘此一事而忽引他事以夾之。如兩軍交戰之時而雜以曹彰楊修兩人之生平是也。至於曹操之平代北則因曹彰而及焉。曹丕之忌曹植則又因楊修而及焉。其他正文之中張趙馬魏孟達劉封諸將或於彼忽伏或於此忽現參差斷續縱橫出奇令人心驚目眩作者用筆直與孔明用兵相去不遠。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即法正教黃忠之策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來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則置之死地而竟死矣。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

本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

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平。均取漢中無疑矣。遂

命王平為偏將軍。領鄉導使。曹操送一個鄉導來了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

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

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

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吩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

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營中砲響。砲響一番。插鼓一番。只不要出戰。以虛聲勝之

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

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

放號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自擊鼓

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闊處紮營。老賊不

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徐晃背水而

而勝。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下

其鏖不見跡。躍用兵。鳴鼓而攻之。可也。為用戰。經賊不。

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排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旗。旗插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爲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自而詭去帶詔之後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一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爭取。操急鳴金收軍。衆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俱在前文中如此之中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在七十一回中伏筆至此方見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用

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曹操善疑孔明又善信推信得真故拿得定。操惟多疑所以死亦有七十二疑塚。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

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

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

官軍去了。此處四路兵又是第二番差遣。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蜀兵將遠近

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先寫黃忠趙雲兩路。操正疑惑間。又

報張飛、魏延分兵劫糧。次寫張飛魏延兩路。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曰：某願往。操令許褚

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草。解糧官接着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

不得到陽平矣。恐將軍到此亦無益。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前醉張飛是假醉今醉許

褚是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

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醉人在月下一發動

與了酒許褚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以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

山凹裏角鼓震天。一枝軍當住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

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合。被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

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萬夫之勇原來如此。張飛盡奪糧草車輻而回。只因酒肉之故失却糧食。燒山用虛寫搶用實寫然留下魏延只寫

張飛實之中又
有虛焉妙甚

却說衆將保着許褚回見曹操。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

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

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爲肉泥矣。吳有紫鬚魏有黃鬚正復相對劉封大怒，挺

槍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

礮響，鼓角齊鳴。亦是疑兵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回陽

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

大懼，棄關而走。老賊只是不經嚇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

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前所辯四路先爲三路留一路在後寫得參差有勢操大敗。

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

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正想著他來得湊巧彰字子文，少善騎

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

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

何用作博士耶？說得博士無用，較楊修、王粲等一班文人何處生活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

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頗爲老練，肯肯子操大笑，建安二十

三年代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即彰所云賞必行罰必信之意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

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百忙中忽敘曹彰生平正補前文所未及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

劉備必矣。」正恐未必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

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

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

大敗而回。假子不及真兒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

軍殺來。在七十一回中伏著至此方見曹兵驚動，孟達引軍夾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揚

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

於馬下。有曹操誇獎一番，尋此聊足解嘲。○諺云：黃婦無窮漢果然。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

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

進雞湯。許褚啖酒肉，曹操啖雞湯，可比太史公酒肉眼簿。操見碗中有鷄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沈吟間，夏侯惇入

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鷄肋。」直是席面上生風，絕妙酒令。惇傳令衆官都稱鷄肋。行軍

主簿楊修見傳鷄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弄噱有人報

知夏侯惇大驚。遂請楊修至營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若云棄之可惜，猶不欲遽棄也。今收拾行裝，則竟棄之矣。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准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准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碑文八字解得不差，不想口號二字竟解差了。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闕字也。」丞相嫌園門闕耳。於是再築園牆，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非忌其才，忌其知我意也。曹操意中不言之事，最畏人知。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衆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

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操嘗以空盒遺荀彧，今楊修以空盒遺曹操，安得不怒。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

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著，汝等切勿近前。周瑜詐作夢中語，只要騙得蔣幹一人，曹操之詐，却欲騙盡眾人奸雄之極。一日晝寢

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佯

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假夢假睡，假問假哭，一片是假。人皆以爲操果夢

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嘆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

而愈惡之。周郎睡不得，孔明曹操睡不得，楊修便一樣欲殺之。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

與衆商議欲立植爲世子，曹不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

人知覺，乃用大籠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疋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

告操。操即不殺修，後必爲不所殺。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丕慌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

籠裝絹，再入以惑之。以假混真，以真混假，巧妙之極。不如其言，以大籠載絹入。使者搜看籠中，果絹

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設害，曹丕愈惡之。其實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

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不只得

退回。植聞之，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

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爲

能修以殺人教人操又以殺人爲能都不是好人

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楊修不善處人骨肉之間

修又嘗爲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即依條答之子建亦備人代筆耶操每

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

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

心之罪殺之補敘楊修生平與見殺之由又於百忙中夾敘閒事筆法殊妙修死年三十四年後人有詩嘆曰

聰明楊德祖 世代繼簪纓 筆下龍蛇走 胸中錦繡成

閒談驚四座 捷對冠羣英 身死因才誤 非關欲退兵

曹操既殺楊修伴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

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魏延一路於此處方見操

招魏延歸降魏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

劫了中後二寨馬超忽沒忽現寫來又是一樣聲勢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

延詐敗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

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魏延忽去忽來寫得亦與馬超一樣聲勢拈弓搭箭射中曹操翻身落馬延棄

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讀至此爲之拍案一快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忘却故主

而以操爲吾
主豈不羞殺

視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

讀至此爲之
廢書一嘆

馬超兵已

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唇中。折却門牙兩個。

曹操此時愈嚼
不得雞肋矣

急令醫士調

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

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

人驚恐。正是

依稀昔日潼關厄。彷彿當年赤壁危。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劉備之爲徐州牧。爲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命。以予之者也。其爲荊州牧。孫權佯表之。而操未之予者也。若其爲益州牧。則備自予之者也。然而自予之。勝於曹操之予之者。以操爲國賊。故操之予不足重也。備之爲左將軍。宜城亭侯。是天子爵之者也。若其爲漢中王。則非天子爵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無異於天子之爵之者。以備能討國賊。則固天子之所欲爵也。表奏獻帝之文。稱與董承同受密詔。既受王爵之後。便令關公北伐樊城。大義昭然。炳若日月。故綱目於備之領益州牧。稱漢中王。無貶辭焉。

曹操稱公稱王。而子孫又追稱之爲帝。而稱於朝者。奪於天下。稱於一時者。奪於後世。天下後世之稱操。不曰公。不曰王。不曰帝。直曰賊而已矣。若關公之爲漢壽亭侯。又爲前將軍。一國爵之天下。不得而議之一時。爵之後世。不得而議之。彼時且不獨侯之將之。又從而王之。帝之可見。爵以人重耳。人豈以爵重哉。孫權之求婚於關公也。當代爲公致對曰。兩家之和不在婚與不婚也。漢中王嘗受室於東吳矣。吳侯能惠顧前好。則有孫夫人在何。必又重以某之婚姻。苟其不能。雖婚無益。如是則辭婉而意妙。不致大傷東吳之心也。雖然。若謂荊州之失爲關公拒婚所致。則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孫權之弟。而竟無解於赤壁之師。曹操之女亦爲獻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奪之志。此非其明驗耶。且立德之自吳逃歸。權欲追而殺之。又欲并其妹而殺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殺。立德安能以娶關公之女。故而不奪荊州。然則公之拒婚。誠不爲過。但犬子一語。太覺不堪耳。

呂範假意做媒。倒弄假成真。諸葛瑾好意做媒。反爲好成怨。或戲曰。孫權之子。當令姑娘作伐。關公之女。須待伯母主婚。旣欲親上加親。何不卽使親人說。親乎。予笑曰。姑娘撇却姑夫。而歸伯母。不顧伯父而去。上一輩正與下一輩看樣。東吳若傳孫夫人之命。

一發不濟矣。

孔明若不使關公取樊城。則荊州可以不失。卽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一大將以代公守荊州。則荊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計不出此。此不得爲孔明咎也。天也。關公若能聽王甫而不用潘濬。則關公可以不死。若不用麋芳傅士仁。則關公亦可以不死。而關公又計不及此。此不得爲關公咎也。天也。人欲興漢。而天不祚漢。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卷正敍得襄陽之事。下卷又敍斬龐德獲于禁之事。皆快事也。而出兵之前。乃有失火爲之告凶。又有惡夢爲之告變。是蚤爲七十六回伏線也。夫爲失意伏線。而伏於將失意之時。不足奇。惟伏於將快意之時。則深足奇。此非作者有意爲如此之文。而實古來天然有如此之事。奈何。今人眼光甚短。但能及寸。不能及尺。但能及尺。不能及丈。耶。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補註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

氣墜盡。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

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此時頗快人意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

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

賞三軍人心大悅。

不獨當日人心大悅即今日讀者至此亦爲之大悅

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未敢

逕啓却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

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

天順人卽皇帝位。

孔明之意非蔑獻帝也殆欲如唐肅宗靈武之事尊帝爲上皇耳

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

吉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

反漢矣。

玄德以在上之天子爲辭

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

之士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

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

孔明以在下之人心爲辭

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

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解矣。

上是孔明勸進此又寫諸將推戴也

孔明曰主公

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玄德曰

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

不是辭王但欲請詔

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

執常禮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

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

每到玄德謙讓處便是張飛直叫出來

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

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爲遲也。

操賊挾天子以命諸侯天子之詔乃操主之者也故先稱王而操奏表乃權宜之法

玄德再三

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綬。訖。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得得堂堂正正與魏王加九錫不同子劉禪立爲王世子。封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玄德既爲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表曰。

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

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首先用曩者

董卓倡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

應。或効忠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殄。以漸冰消。次敘董卓催迫之亂以下方說曹操惟獨曹操久

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

承見陷害。即奉衣帶詔一事消受得一個漢中王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白述起兵徐州以後之事遂得使操窮凶極逆。

主后戮殺。皇子鳩害。此二事是定操賊罪案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

常恐殞沒。辜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又是自責之語今臣羣僚以爲在昔。虞書

敦敍九族。庶明勵翼。帝王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爲大司馬。漢中王。以上述羣下推戴之意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以上自敘謙讓之懷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朝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寧靜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以上又敘羣下復請不得復辭之故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惕息。如臨於谷。敢不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此又述受

爵以後當討賊自效謹拜表以聞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蓆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卽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操以備爲英雄。自青梅煮酒之時。已知有今日矣。又怒耶。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搭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

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仲達此時漸漸出頭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

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照應六十一回中事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存切齒

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齎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

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不消自家

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

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獨不記二喬銅雀之事乎是操為仇讎而備乃姻

也權依其言令眾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操書

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釁隙魏王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

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玄德不肯還荊州曹操獨肯分疆土耶孫

權覽書畢設筵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歇權與眾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

詞其中有禮。過今日之議敢不奉承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會曹操首尾相擊一而使

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張昭只要和魏顧雍却有兩說諸葛瑾曰某聞雲長自到荊州劉備

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許字人。雲長家事却借諸葛瑾口中補出省筆之法某願往與

某願往與

主公世子求婚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後助

曹取荊州諸葛瑾有魯肅之風孫權用其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為使投荊州來

入城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

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婚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

請君侯思之呂範做媒是假諸葛瑾做媒是真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虎女

大覺言重玄德曾配孫夫人矣是虎兄而配犬妹也孫夫人為公之嫂矣是虎叔而有犬嫂也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

做媒的往往討意慢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

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州之策步騭曰曹操久欲篡漢所懼者劉備

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嫁禍於吳也雲長不肯嫁女於吳無損曹操有意嫁禍不利於吳權曰孤亦欲取

荊州久矣驚曰今曹仁已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

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步騭略有見識張昭不如也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

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

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為後文呂蒙襲荊州張本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

曹操陳說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參謀官

商議動兵。

吳讓魏先發是著乖處

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

以上按下吳魏兩邊以下接應先生一邊

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

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

進取中原。寫西川大起景色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

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

令曹仁先興兵矣。明見萬里是以謂之孔明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

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且欲使魏先發孔明又使雲長先發一是讓先一是占先

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為使賚捧誥命投荊州來雲長出郭迎接入

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

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

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

不與老卒為伍遂不肯受印。公太奸勝既不肯以虎配大又不肯以虎垂虎○嚴頗老而氣德以尊壯黃忠不服老而雲長以為老二公性情又自不同詩笑曰將軍差

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為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位為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而與將

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以兄弟之義動之。將軍卽漢中王。漢中王卽將軍也。豈與諸人

等哉。將軍受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願將

軍熟思之。詩之善於說詞與張遼等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卽

拜受印綬。費詩方出玉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卽時便差傅士仁

麋芳二人爲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飲

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急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麋芳

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砲。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便是不祥之兆雲長引兵

救撲。至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麋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

鋒。不曾出軍。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砲打死本部軍馬。如此誤事。要你

二人何用。叱令斬之。爲後文二人背公伏線。於諸葛瑾當看軍師之面於麋芳當看亡嫂之面。費詩告曰。未曾出軍。先斬大將。於

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

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麋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

安。既輕待之又重託之。此公之所以誤也。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二人滿面羞慚。

諾諾而去。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謀。

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胡班救關公是二十七回中事於此照應出來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

胡班自回蜀中去了。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猪

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徑咬雲長之足。豕屬亥者水也其江東謀害之象乎雲長大怒急拔劍

斬之。聲如裂帛。霎時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左右陰陰疼痛。又是不祥之兆。先主聖臂痛應在龐統關公夢足痛應在自身心

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猪亦有龍象。龍附足。乃是升騰之意。不

必疑忌。雲長聚眾官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眾論不一。

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卽死亦何憾。說一死字亦是不祥之兆正言間。蜀使至。傳漢中王

旨。拜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眾官拜賀曰。此

足見猪龍之瑞也。今日詳夢者大都類此於是雲長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

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

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

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

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豈知滄七軍之水竟不能以土掩乎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

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仁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先退後進。亦善於用兵。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荊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一退再退。誘敵殊妙。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颭。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寫得雲長聲勢。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此時取襄陽如反掌。誠不料有後事。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意。倘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為呂蒙襲荊州伏筆。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為號。我當親往擊之。守之以烽火。不若守之以人。王甫曰。麋芳傅

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

爲後漢傳二
人皆漢伏筆

雲長曰：我已

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

爲後文潘濬
失事伏筆

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爲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

情不用王
甫之言

雲長曰：我素知潘濬爲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趙累現掌糧料。亦是重

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快快拜辭而行。

荊州之失
實原於此

雲長令關平准

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

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如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

堅守。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

離荊州
愈遠

仁大驚。寵曰：只宜堅守。部

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諫曰：不可。呂常怒曰：

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

兵法成語
拘執不得

今

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至濠邊。急難抵當矣。仁卽與兵

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戰。呂常來至江口。只見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

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

寫得雲
長聲勢

呂常喝止不

住。雲長混殺過來。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敗殘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

人求救。命使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將應聲而出。衆視之。乃于禁也。曹操此時頗無眼力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

未見東吳來伺隙。先看北魏又添兵。

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榷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關公初欲與馬超比試。而今與馬超之部將爭鋒。是與戰馬超無異也。馬超既與關公爲一家。而龐德乃與關公死戰。是亦與戰馬超無異也。以關公敵馬超。猶未爲損重。而以龐德鬪馬超。母乃爲背主乎。其後既不肯背曹操而降關公。其初何以背馬超而降曹操。故龐德之死。君子無取焉。

關公以水勝者有二。一爲白河之水。一爲襄江之水。白河之水。是奉孔明之命而小用之者也。襄江之水。是得孔明之意而大用之者也。小用之。不過火後之餘波。大用之。遂

作軍前之勝。算蓋孔明以水濟火而關公則純用水。純用水而水之功更大於前矣。雖然立德以孔明爲水。孔明而用水猶之以水濟水耳。若關公性烈如火。面赤如火。坐下之馬亦如火。則雖純用水而亦可謂之以水濟火云。

襄江之決可以滄七軍而不足以取樊城何也。曰水之灌兵也易而灌城也難。灌兵之水順而速。灌城之水漸而遲。速則敵不及防而遲則敵能自守也。然則決泗水而取下邳。決漳水而取冀州。將毋曹操之用水獨勝於關公乎。曰是又不然。使下邳無侯成之納款。冀州無審榮之獻門。則二城未必可入。操之幸勝豈盡水之力哉。

關公之欲決襄江與冷苞之欲決涪江其謀無異。不可以成敗論也。苞之所以敗者。彭羨告焉。而龐統防焉。公之所以勝者。成何覺焉。而于禁昧焉。法正知之蚤。故不移營而無傷。龐德知之晚。雖欲移營而無及。蓋同一謀而謀之成不成亦視敵之愚與不愚耳。魚入罾口而關公坐享漁人之利矣。乃龐德幾爲網之漏而卒爲俎之登。于禁不爲梭之烹而幸爲池之畜。其故何也。蓋魚入罾而難脫。此禁之所以被擒。魚得水而不涸。此禁之所以終活。與

觀於樊城之不下。而知天之不欲復興漢室也。當單福取樊城之時。其兵力不足以守。

樊城故其後終至於棄樊城及關公圍樊城之時其兵力將不止於取樊城則其時甚利於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讀書至此爲之三嘆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衆將誰敢作先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七固水之數也

這

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爲先鋒豈不誤事禁驚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照應前事况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又補敘前文所未及

使他爲先鋒是潑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去

有此一段言語愈見下文龐德之不易也

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操省悟卽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驚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何操推託別人亦一激之意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

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殺嫂絕兄，是爲無親。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將亡。

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背主從操，是爲無君。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

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

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老賊善於用人。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

木櫬。亦是死兆。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

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王厚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

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爲彼所殺。卽不爲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櫬，

以示無空回之理。若死於疆場，當以馬革裹屍，卽以櫬爲。衆皆嗟歎。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

其妻曰：「吾今爲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

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以死自誓，固是好漢，惜其用之不當耳。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櫬而行。臨行，謂部

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卽取吾屍置此櫬中。後被周倉活擒，究竟

此櫬無用。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卽取其首，置此櫬內，回獻魏王。櫬爲已設，則可若爲敵設，益覺無謂。部將五百

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

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何憂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

某決死戰臣竊慮之

賈詡先料其敗

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

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

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

誰知關公聲價雖死不挫乎

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

從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

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擡一木櫬

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

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

吾耶

關公好勝又遇着一個不怕死的

令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

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試一

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

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

用白書字便是樹孝之兆頗似今之銘旌

龐德青袍銀鎧鋼刀白馬立

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數人肩擡木櫬而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

之賊

背主二字罵得切當

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

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

龐德無兄，豈識關公有子？

平

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

不是寫龐德是寫關

公。早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

着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

何不早來受死？」龐德來討死，公乃欲以死與之。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

汝不信，備檝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有何能

為？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為刀惜亦當為公惜。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掄刀來迎，二將戰

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了。在衆人眼中寫一句。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

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

今日方信也。」德亦心服。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

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

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到底只是要尋死。禁不敢阻，而回却說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

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

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平之言深見大體。關公曰：「吾不殺此

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

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鬪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

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平處關公口中大罵龐賊，

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轡挂住，偷拽雕

弓，搭上箭射將來。不能以刀勝而欲以箭勝亦不算英雄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平

關公急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

回營。龐德勒回馬，掄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勒馬

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于禁初

今故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

有詐，故鳴金收軍。解說得勉強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有關平相救，只怕未必禁曰：緊行

無好步，當緩鬪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

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後文有一箭射得重，此處先有一箭射得輕，爲之作引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

吾誓報此一箭之讎。衆將答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次日，人

報龐德引兵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把住隘

口分付衆將休報知關公

寫關平精細之極

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

曰眼見關公箭瘡舉發不能動作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

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

于禁忌龐德正為龐德昔馬超之報

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

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

龐德前為楊松之思遂降曹操今有于禁之思何不降關公

却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為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

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

號不整軍士慌亂

又在關公眼中帶寫樊城一筆

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著軍馬又見襄江水勢

甚急

伏筆甚妙

看了半晌喚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魯口川

也關公大喜曰于禁必為我擒矣將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于入魯

口豈能久乎

坡名落鳳廟統被射川名譽口于禁被擒正復相似而龐統則自覺之于禁則不自知而關公知之

諸將未信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

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

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於魯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

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

放水一澆。樊城。鬻口。川之兵皆爲魚鼈矣。不獨于禁爲魚。七軍皆爲魚矣。關平拜服。却說魏軍屯於

鬻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

有土山。離營稍遠。卽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

處。關公移兵在成何口中補出。

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早爲計。于禁叱

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

于禁素來知兵。今何愚昧之甚。總之。人不可以有私。私則蔽明。可不戒哉。

成何羞慚而退。

却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兵屯

於他處。

只怕等明日不得。

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

鞞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

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地水師化。作水山。蓋比及平

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

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

不濟事。

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

初入鬻口。今則已入魚舟。

然後來擒

龐德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

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

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

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

其初本是董超、董衡

德今反是龐德殺二董出於意外

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為例。於是眾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

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

顧成何曰：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

此二語在被擒於曹操時何不記之

今日乃

我死日也。

死則死矣，但不知木柩何處去耳

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

眾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舟近隄來，德提刀飛

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

有此本事，可惜用之不得其當

餘皆棄船赴水逃命。龐德一手提刀

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

與許褚相類，舟彷彿相類

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

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眾視之，擒龐德者

乃周倉也。

先敘其功後出其名

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因此

擒了龐德。

又補敘周倉武藝

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

後人有詩曰：

夜半征縶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淵。關公神算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

大失體面。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

綽髯笑曰：我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荊州大牢權作放生池

待我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爲後文伏筆關公又令押過龐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

不肯跪關公獨肯跪曹操殊無足取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汝如

何不早降？絕不記被射之恨何等卓犖德大怒曰：我寧死於刀下，豈降汝耶？德之所以不降者想以妻子在許昌故耶，嫂可殺兄可絕而妻子獨不可棄耶

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此時定是關公另以

本觀葬之原來之觀不知漂沒歸何所矣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却說樊城周

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軍衆將

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

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皆是怕死的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龍諫曰：不可。山水驟

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成何如水之將來滿龍知水之將去而一見聽一不見聽亦有幸有不幸焉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

將往邾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我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

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幾

誤大事。若無滿龍則樊城必爲關公所有，關公既得樊城則舉黃河以南皆可據而有之，如是則呂蒙雖襲荊州而關公猶不至於無以自立也。而滿龍之官曹仁聽之，豈非天哉。

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

發誓曰：我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去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關興於此處出現公就令興賞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但求陞遷而不求添兵相助是亦疎虞處興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訖。虧此一去關公留得一子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郟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早來降，更待何時？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正是：

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急傷身。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吉平截指罵賊。是良醫爲烈漢。關公刮骨療毒。是烈漢遇良醫。可見忠臣義士不怕疼痛。若怕疼痛，便做不得忠臣義士矣。然臨難不怕，必是平日先不怕。惟平日有刮骨之

關公然後臨難有截指之吉平也。

華陀醫周泰一請便到醫關公不請自來古之名醫志在濟人利物絕不似今之名醫善於拏班巧於圖利幾番邀請方纔入門先講謝儀然後開手也能慕忠臣者卽是忠臣能救義士者卽是義士吉平華陀是一人不是兩人此卷方寫關公有病而如無病便接寫呂蒙無病而詐有病方寫華陀醫眞病便接寫陸遜醫假病華陀知藥箭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藥治藥也陸遜知呂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託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有受病之心尊已而傲物是受病之心也陸遜有去病之方亦有發病之方幣重而言甘是發病之方也呂蒙辭職而關公以爲去一疾視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荆州撤備而關公又中一毒視中藥箭之毒而更深若孔明以借風醫周郎而周郎愈龐統以連環醫北軍而北軍亡二公分用之而陸遜以一人兼用之比前文更自出色

觀孫權之聽呂蒙而吳與魏皆爲漢賊矣權若乘關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以共分中原則漢室可興而操賊可忘奈何忘砍案之誓背昔日之盟而反陰與操約以圖關公乎所以然者不過爭一荆州耳劉備取荆州於曹操本未嘗假荆州於孫權其曰借

曰。還。不。過。孔。明。一。時。權。變。之。辭。欲。結。權。以。爲。討。操。之。助。而。乃。認。爲。真。借。而。望。其。真。還。分。之。不。足。又。從。而。襲。之。致。使。玄。德。之。志。不。得。伸。而。關。公。之。功。不。得。就。豈。不。重。可。恨。者。周。瑜。在。而。孫。劉。之。交。離。周。瑜。死。而。孫。劉。之。交。合。魯。肅。用。而。孫。劉。之。交。合。魯。肅。死。而。孫。劉。之。交。又。離。蓋。周。瑜。之。見。異。於。魯。肅。而。魯。肅。之。見。又。異。於。呂。蒙。也。肅。欲。結。劉。備。以。拒。操。與。孔。明。所。見。略。同。故。終。魯。肅。之。世。吳。蜀。未。嘗。相。攻。及。呂。蒙。柄。用。而。背。盟。失。義。至。於。如。此。悲。夫。

曹仁欲棄樊城。而滿寵止之。曹操欲離許昌。而司馬懿又止之。夫樊城棄而大河以南。皆震動矣。許都遷而大河以北。亦皆震動矣。乃韓信破趙之先聲。足以奪燕。而遂能取燕。關公破襄陽之先聲。足以奪操。而卒不能取操。豈關公之用兵。不如韓信哉。遭時之不偶耳。唐人詩云。關張無命欲何如。誠哉其無命也。先主輕陸遜而敗。早有關公輕陸遜而失。以爲之樣子矣。呂蒙白衣搖櫓而取荊州。先有周善白衣搖櫓而取孫夫人。以爲之樣子矣。凡有一事於後。必先有一事以見其端者。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卽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

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龐德心毒而箭不毒。曹仁箭毒而心亦毒。關平慌與

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

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

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周郎在南郡中箭而程普勸其回軍。關公在樊城中箭而關平勸其回軍。周郎之受傷也輕。關公之受傷也重。極相似。又極不

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剿滅操

賊。以安漢室。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心。既已有是心。即如有是事。壯哉關公千古仰之。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

耶。平等默然而退。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

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

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

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不請自來。脫盡近日名醫之套。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借關平口中將十五回中事。

提陀曰。然。平大喜。即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痛。恐慢

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

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

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先講病源。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

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

君侯懼耳。未說出治法先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不懼敵陀曰：當於靜處立一

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

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

恐君侯懼耳。既說出治法又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不懼箭令設酒席相待。公飲

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如此神醫難得如陀取尖刀在手，令

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強上手時再公曰：任汝

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華陀之語更驚人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

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今日讀者亦為之寒心何

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若以他人當此臂色既青面色必白青色既去面色亦失矣須臾血流盈盆。陀

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眾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

矣。先生真神醫也。如此醫人是神醫如此病人亦是神人陀曰：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病人未嘗

見此醫人醫人亦未嘗見此病人後人有詩曰：

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

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不索謝儀，又脫盡近日名醫之套。留藥一貼，以敷瘡口，辭別而去。却說關公

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以上按下關公一邊，以下再敘曹操一邊。曹操

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孤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

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此時老賊亦膽落矣。

曹操欲離許都與曹仁欲棄樊城一樣怕法。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

無所損。今孫權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

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

之危自解矣。司馬懿之止曹操與滿寵之止曹仁，差足相仿。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

不必遷都，動衆操依允。遂不遷都。因嘆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

危反不如龐德也。人固不易知，人亦不易也。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

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

發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建副之。尅日起兵。曹仁有援兵，關公無應兵，衆寡之勢不敵。前到楊陵坡駐

筈，看東南有應，然後征進。以上按下曹操一邊，以下接入孫權一邊。却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

允自滿寵致書以後此是第二封矣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

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此言關公未可勝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

之後恐有反覆此言關公縱可勝而曹操又可疑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

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荊州但算關公一邊權不算曹操一邊

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按下關公欲取曹操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

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荊

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按下曹操欲取荊州權曰孤本欲取荊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可速

為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魯肅若在必主取徐州之議以共分中原必不使孫權攻關公以助曹操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

口早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

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

勸取荊州今却如此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周郎感西風而病呂蒙感烽火而病一時火症使人回報

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怏怏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

惟孔明知周瑜之病惟陸遜知呂蒙之病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至陸口寨中來見

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關公真病而無病色呂蒙假病而無病色一是神威莫及一是奸偽難遮陸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

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

結何也呂蒙目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

用否孔明能以方治周郎之病陸遜亦能以方治呂蒙之病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即賜教遜笑曰子

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先說病源予有一計令沿江

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後說醫法蒙驚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

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

機會託疾辭職要醫他病却仍教他詐病醫法絕奇絕幻更非華陀之所能及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他人者自己也陸遜不好說得自己故但云他人以人視我則我是他

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必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

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此是去病之藥三關六部俱已看明故有此妙劑蒙大

喜曰真良策也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

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蒙至入見權權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

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魯肅薦于明却於孫權口中補出省筆之法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

卿為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名非

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天下有名無實之人儘多若有實無名之人正不可多得權大喜即日拜陸

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

正取其年幼為關公所疑

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

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醴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

藥呂蒙者是良藥，關公者是毒藥，馬異錦等物抵得箭上烏頭。

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

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

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為將。

以漢升為老卒，以伯言為孺子，老與幼皆不入公之眼。

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和好。幸

乞笑留。

警重而言，誘我也。

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

言之太甘，其中必苦。

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

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

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

若言藥也，甘言疾也。呂蒙之疾愈關公之疾作也。

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

議曰：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荊州。卿與吾弟孫皎

同引大軍前去，如何？孫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

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

兼用則敗，專任則勝，自古皆然。

豈不聞昔日周

瑜程普爲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

見瑜之才方始敬服照應四十四回中事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

相濟也老成之見權大悟遂拜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

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

船上搖櫓周善用此法是小用之呂蒙用此法是大用之卽將精兵伏於溝壑船中次調韓當蔣欽朱然潘璋

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爲合後救應一面遣

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此處不寫曹操一邊是省筆一面先傳報陸遜此處不再寫陸遜一邊亦是省筆然

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趲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

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

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有臺而無人與無臺而有人而無識與無入等約至二更溝壑中精兵

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緊要去處墩

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箇於是長驅大進逕取荊州無人知覺

令賺開城門縱火爲號衆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

趙雲關張魏三郡用虛寫今呂蒙襲荊州用實寫將至荊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各重賞

令賺開城門縱火爲號衆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

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衆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

前有城外之火。今有城中之火。

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

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

此非呂蒙好處。正是呂蒙好處。

擾。與呂布不害玄德家小相似。一面遣人申報孫權。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

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

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

只欲結荊州之人。人。顧不得同鄉之人。

其人泣告曰。某恐雨

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爲覆官鎧。

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

而葬之。

與曹操髮以示衆一樣奸詐。

自是三軍整肅。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

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爲治中。掌荊州事。

潘濬無用果。應王甫之言。

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

廟伏筆。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麋芳。

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引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

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

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

與李恢說馬超彷彿相似。

權大

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已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七十一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賞印綬來荊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

未識此時劉璋在公安作何行徑。玄德取益州於劉璋。而荊州又爲人所奪。得無報反之道。有然耶爲之一嘆。

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

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麋芳歸降。

招麋芳即用傅士仁。殊不費力。

權乃召傅士仁。謂曰。麋芳與卿

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

郡招安麋芳。正是

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言。

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